



César Vallejo
EL TUNGSTENO

哥 莱 西：張 守 又

钨 矿
书号 1713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内大街320号)
字数76,000 印本287×192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3}{8}$ 插页2
196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200册 定价(3): 0.38元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前　　言

拉丁美洲是印第安民族的老家。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侵佔了拉丁美洲，進行了三個多世紀暗無天日的殖民統治，對土著印第安人殘酷地屠杀、掠奪和奴役。十九世紀初，拉丁美洲各國相繼擺脫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取得獨立，但是政權又完全為各國土生白人地主階級所掌握，他們同西班牙、葡萄牙貴族一樣，欺壓印第安人。從上世紀中葉以來，美帝國主義逐步侵入拉丁美洲，同拉丁美洲各國的反動統治階級互相勾結，給各國人民帶來極大的苦難。在政治上原來處於無權地位的印第安人，自然也就更加受到他們的壓迫和蹂躪。四百多來年，印第安人由於被屠杀受壓迫受奴役的結果，今天在有些拉丁美洲國家中幾乎已經絕迹，但是，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脈一帶的秘魯、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在中美洲的危地馬拉和墨西哥，印第安人以及印歐混血種人，今天仍然占着人口的大多數。在這些主要居民為印第安人的國家里，它們的近代和現代文學中，有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真實地描繪出印第安

人苦难的生活以及他們反抗本国和外国剥削者的斗争。这个文学流派称为“印第安文学”。秘魯共产党员作家塞薩·瓦叶霍的这本中篇小說《鎢矿》，就是以印第安人生活为題材的一部重要作品。

《鎢矿》初版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秘魯发生的事情，是“印第安文学”中比較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这一流派中广泛为国外所知的少数几部作品之一。更值得指出的是，同类作品中很多都只是反映了印第安人同本国白人統治阶级的矛盾，而《鎢矿》则譴責了美国壟斷資本集團及其在秘魯的走狗对印第安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并以列宁在俄国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榜样，号召被剥削被压迫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支持的代表买办資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府的統治。这一点，在当时拉丁美洲的文学中，可以說是十分可貴的。

作者在小說的一开头，就醒目地說到美国老板的“矿业公司”攫取了秘魯山区的一个鎢矿。他們和他們的代理人去到那个地区，受到当地印第安民族索拉斯人的友好接待和帮助。但是，这批外国来的白人“朋友”，立刻就露出了强盜和凶手的真正面目，开始殘酷地掠夺他們，欺压他們，最后甚至全部消灭了他們。当地的政府当局，像奴才似地对美国壟斷資本家曲意奉承，把搜捕来的无

率的土著居民送往矿区充当劳工。作者对美国壟斷資本家和秘魯的省长、市长、法官、警官、神父、大地主、替矿区供应劳动力的人贩子等等騎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的狡詐、貪婪和殘暴，以及生活上的荒淫无耻，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撻。他以充滿同情的笔調，对遭受压迫蹂躪的印第安人的悲慘生活和他們内心对白人統治者的仇恨，作了細致入微的富于艺术感染力的描繪。作者也塑造了塞爾万多·瓦卡这个先进的印第安工人的形象。瓦卡参加了新組織起来的工会，接受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應該團結起来以实际行动进行斗争的思想。由于这种思想的推动，他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对凶暴的反动統治者和外国資本家产生了强烈的仇恨，他在印第安弟兄受到反动統治者的殘害时挺身而出，领导群众进行反抗。这一孤立的和自发的抗議行动遭到血腥鎮压之后，他又去到矿区，开始作启发工人和組織工人工作，准备从事进一步的斗争。人們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革命風暴的鍛炼中，瓦卡将日趋成熟，成为一个有經驗的革命者；人們也有理由同作者一道，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像他这样的工人斗争的积极組織者的身上。

作者塞薩·瓦叶霍于一八九二年生于秘魯北部安第斯山区自由州的圣地亞哥·台·楚科，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第安人。他在当地上了小学，后来到該州的瓦馬楚科城念中学。一九一三年，进入自由州首府特

魯希略城的自由州大学哲学文学系。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在特魯希略城作中学教师。后来，他到了首都利馬，当了新聞記者，开始写作，过着貧困的生活。一九二〇年，他曾因为思想进步被捕入獄四个月。一九二三年他离开秘魯到了法国，以后就一直在欧洲流亡。一九二八年，瓦叶霍訪問苏联。这次訪問对他的思想有巨大影响，后来他出版了一本訪苏游記。西班牙內战期間，他曾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同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作斗争。一九三八年，瓦叶霍在巴黎病逝。

瓦叶霍主要是一个詩人而不是一个散文作家。他的詩作早期受到法国的象征派和本世紀初西班牙語詩歌中風行一时的現代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風格。他特別善于傾吐印第安人的悲哀和痛苦，表达他們内心深处的感情。这个貫穿着他整个創作的基調，是同他自己的印地安血統，同他生活中的經歷和感受分不开的。秘魯当代学者和文艺評論家馬利亞特吉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1895—1930)曾經說過，瓦叶霍在秘魯开了一代詩風，秘魯土著民族的感情，是有了他才开始在文学上得到表达的。他的詩集有《黑色的使者》(Los heraldos negros, 1918年)、《特里尔塞》(Trilce, 1922年)、《西班牙，我飲不下这一杯苦酒》(España, aparta de mi este cáliz, 1937年)和在他死后出版的《人类的詩》(Poemas humanos, 1939年)。他的散文作品除了《鵠矿》之

外，还有中篇小說《野蠻的故事》(Fabla salvaje, 1923 年)和短篇小說集《音階》(Escalas melografiadas, 1922 年)。这些作品都表現了他站在被压迫人民方面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立場。

这个譯本，是根据利馬“新秘魯出版社”(Editora Peru Nuevo)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原书翻譯的。

譯 者

—

美国企业“矿业公司”终于取得了库斯科州吉维尔卡地方的锡矿，设在纽约的经理处命令立即进行采矿的工作。

一大群的工人和职员，从科尔卡和各转口地点，出发到矿上去。这一大群人之后，一批接着一批，都是签了契约移居到矿区去干矿上活儿的人。矿区的附近和四邻各区，甚至周围百来公里的地方，都找不到需要的劳动力，于是“矿业公司”只得从遥远的乡村和市镇弄来一大批印第安人，到矿上做工。

科尔卡是矿区所在的那一省省城。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量金钱，开始在那儿飞速地流转。商业活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堆栈里和市场里，在街头巷尾和广场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在谈生意和作银钱交易。大批城乡的房地产在变换着主人。公证人的办公室和法院，经常都十分忙碌。省城里的生活过去是那么宁静，而今却被“矿业公司”的美金刺激得异常活跃。

所有的人都显出匆匆忙忙的神气。甚至人们走路的

步子，从前是慢吞吞懒洋洋的，現在也变得很急促了。人們穿着卡其布的衣服和馬褲，裹着綁腿，从这里經過，談着美金、票据、支票、印花、酬金、銷帳、工具、吨数等等，連談話的声調也不一样了。城郊的姑娘們出来瞧着他們經過，远方的奇妙的矿山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誘惑着她們；她們想望着那里的矿山，不禁愉快地渾身輕輕顫抖起来。她們微笑着，紅着臉儿問：

“您要到吉維爾卡去嗎？”

“是啊。明天一早就走。”

“誰能和这些去的人比！他們会在矿上发大財哩！”

牧歌和愛情就这样地来临，然后会飞向远方，在神奇的矿脉的夜空下营巢栖息。

公司的經理、主任和高級職員，同先行的头一批矿工和杂工一起向吉維爾卡进发。在这些人中間，首要的有：“矿业公司”的經理塔伊克先生，副經理威斯先生，公司的出納哈維爾·馬丘卡，秘魯籍工程师巴耳多梅罗·魯維奧，拥有开设商店的特权和給“矿业公司”承包招工的商人何塞·馬里諾，矿区的警官巴尔塔薩里，和帮助魯維奧工作的土地測量員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魯維奧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馬里諾除了一个十来岁的侄儿以外，沒有带另外的家屬。他时常摸他的这个侄儿。其他的人都沒有带家屬。

他們所要安頓的地方，是在安第斯山的荒无人烟的

东麓，面对着丛林地区。他們在那儿所找到的唯一的有人烟的迹象，就只是土著印第安族居民索拉斯人的一間小茅屋。他們要利用印第安人来作这个孤寂而又陌生的地区的向导，而按照当地的地势来看，小茅屋的所在地又應該作为公司的活动的中心。由于这些情况，矿区的居民点就确定要在索拉斯人的这間茅屋周圍建立起来。

为了能够在这个高山地区定居，开始正常的生活和开矿的活动，首先需要不怕艰险地进行一番巨大的努力。那儿几乎沒有一条可供駱馬通行的崎嶇的山路，能同有居民的村镇联系。开初的时候，交通綫的缺乏，几乎是一个不能克服的困难。好几次由于缺乏工具而使工作停頓，而矿工們的饥饿，以及他們因为驟然改变环境，对当地寒冷的恶劣天气不能适应，也曾經不止一次地使得工作不能进行。

矿工們从索拉斯人那儿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支援，他們发现索拉斯人純朴地愉快地順从他們。索拉斯人在那儿所起的作用是如此巨大，要是沒有索拉斯人的及时援助，公司恐怕早就垮台不止一次了。当矿上的口粮告罄，而又沒有粮食从科尔卡运来的时候，索拉斯人就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谷物、牛羊、器物拿出来，尽力帮助他們，而且总是分文不取。他們滿足于同矿工們一起在和諧的无私的友好气氛中生活。他們以某种孩子般的好奇心，瞧着矿工們日日夜夜有条不紊地忙着摆弄那些古怪神秘的机

器。至于“矿业公司”，它在开初的时候也不需要索拉斯人插手于矿上的活儿，因为它从科尔卡和沿途各地弄来了一大批雇工，劳动力已經足够。不到矿上需要更多的人手的时候，“矿业公司”也就让索拉斯人安稳度日。誰知道是不是会有那么一天用得着这些索拉斯人呢。在目前，索拉斯人还没有牵涉到采矿的工作中来。

“你为什么老是干这个呢？”有一个索拉斯人問一个給起重机加油的工人。

“为了把石块起上来嘛。”

“把石块起上来干嗎呢？”

“为了把矿脉剝露出来，好采矿嘛。”

“采了矿又干嗎呢？”

“你不想有錢嗎？看你这个傻头傻脑的印第安人！”

索拉斯人看到那个工人在微笑，自己也无缘无故机械地笑了起来。他想弄清楚加油的活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繼續整天瞧他干活，以后又来瞧了好几天。有一天，索拉斯人又問那个額角上流着汗水的工人說：

“你有了錢嗎？錢是什么东西呢？”

工人把他外衣的口袋搖得叮叮地发响，溫和地回答說：

“这就是錢。你听！这就是錢，你听到了嗎？……”

工人說着，拿出几个鎳币來給他瞧。索拉斯人瞧着鎳币，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般地反問說：

“你拿錢干嗎呢？”

“买你喜欢的东西嘛。你的脑子真不开窍，老弟！”

工人又笑了起来。索拉斯人吹着口哨，蹦蹦跳跳地走开了。

另一次，另一个索拉斯人像着了魔一样凝神地看着一个工人用铁锤在铁砧上打铁，喜滋滋地笑得合不拢嘴。锻工问他说：

“你笑什么呢，老弟？你想跟我一道干活吗？”

“唔，我想干干。”

“不，你不会干，老弟。这玩意儿可不简单。”

可是索拉斯人一定要干打铁的活。最后锻工们答应了他，他在那儿一连干了四天，给锻工们帮了很大的忙。到第五天的中午，这个索拉斯人突然把铁锭抛在一边，开步就走。

“喂，”锻工们叫他。“你干吗走？干下去吧。”

“不干了，”索拉斯人说。“我已经不爱干了。”

“你干了活，会给你工钱的。来，来，干下去吧。”

“不，我可不爱干了。”

过了几天，有人看到这个索拉斯人在用葫芦瓢给一个在木盆内洗麦子的姑娘添水。后来，他又表示乐意在矿坑里拉吊车。到以后开始从矿坑口运矿石到选矿场去的时候，这个索拉斯人又在抬装矿石的抬箱了。有一天，承包招工的商人马里诺对他来说：

“我看到你也在干活。很好，印第安人，很好。你要我貼补些錢給你嗎？你要多少？”

索拉斯人不懂“貼补”和“你要多少”这一类的話。他只是需要活动，需要干活，需要娱乐自己，此外就沒有別的了。索拉斯人是不能够无所事事地閑着的。他們兴致勃勃，精力飽滿，精神愉快；他們筋力强健的身体来回奔忙。他們放牧牲畜，播种谷物，培育树木，猎取野生的駱馬。他們攀登悬岩峭壁，不停地也可以說是毫不自私地活動和操劳。他們完全沒有实利的观念。他們既不計算也不操心自己的活動的經濟效果。生活对于他們似乎是一桩豪迈和爽快的游戏。他們对于別人的信賴，有时候甚至会引起人們的怜憫。他們不懂得买卖和生意經，有时候会发生这种很有趣的情景：

“給你这块腌肉，把你的駱馬卖給我。”

索拉斯人既不知道要价也不知道要多少价，就把牲口交出。有时候，人家給他們一两个錢就換去了一匹駱馬。他們拿到的錢，后来也就給了他們碰着的隨便什么人或是向他們要的人。

* * *

矿区的居民点一建立，职工們就設法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这些物品，除了从外地运来的以外，当地也可以供給一部分，例如干活用的牲口，食肉用的駱馬，以及谷物等等，只要以孜孜不倦的劳动来开发土地，砍伐树木，

把未經开垦的处女地翻耕成为肥沃的田野就行。

第一个在土地上打主意的，是商店老板和給吉維爾卡承包招工的何塞·馬里諾。他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获得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且想拿生产的牲口和谷物来謀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工程师魯維奧和測量員貝尼特斯合組了一家秘密公司。馬里諾自己担任公司的經理，因为他坐鎮在商店里，做起这种生意来有特殊的方便和有利的条件。此外，馬里諾在經濟上打的算盘也特別精明。这个肥胖而矮小的商人，秉性貪婪而狡詐。他就像狐狸对付鸡一样，在做生意的时候知道怎样叫人家落进他的罗网。而巴耳多梅罗·魯維奧正相反，尽管身材高大，肩聳背驼，看起来怪像一只窺伺着羔羊的兀鷹，其实却是个馴順懦弱的人。至于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更只不过是利馬工业学校的一个畏畏葸葸的毕业生，既胆小又虛伪，在做买卖方面完全沒有用处，甚至有些碍手碍脚。

何塞·馬里諾一开始就看上了索拉斯人的已經播种好的土地，并且打定主意要把这些土地占为己有。尽管馬丘卡、巴尔塔薩里和其他的人也开始在掠夺索拉斯人的产业，商人馬里諾还是跟他們展开了激烈的競爭，而且在競爭中往往获得胜利。他有两件得力的武器，一件是他的商店，另一件是他的特別的厚顏无耻。

索拉斯人被他商店里的东西迷住了。这些五顏六色的絨布，画着花紋图案的瓶子，彩色繽紛的盒子，火柴，糖

果，发亮的提桶，透明的玻璃杯等等貨品，对他們的璞玉未琢的心灵說来都是希罕之物。索拉斯人就像飞蛾看到了火光一样，被吸引到商店里来。于是精明刻毒的何塞·馬里諾就动手干起来。

有一天，他趁索拉斯人对他商店里的东西看得着迷的机会，对他們之中的一个說：

“把你茅屋旁边的那块田地卖給我。”

“你說什么，大爷？”

“我說：你把你那块酢浆草地給我，我就把店里你心爱的东西給你。”

“好吧，大爷。”

这笔买卖，或者更恰当地說，这笔交換就此作成。何塞·馬里諾給了索拉斯人一个藍底紅花的长頸小玻璃瓶，作为偿付酢浆草地的地价。

“小心別把它打碎了！”馬里諾像父亲那样地对他說。

然后他就装腔作势慎重其事地教給那个索拉斯人，要怎样拿这个玻璃瓶才不会打碎。这个印第安人由另外两个索拉斯人圍护着，像捧圣龜那样捧着那个瓶子，一步一步慢慢地把它捧回家去。他們花了两个半钟头，才走完这段一公里长的路。他們家里的人走出来看他們，喜笑顏开，快乐得要命。

索拉斯人并不关心拿这只玻璃瓶來換他的酢浆草地的交易是不是公平。事实上，他只知道馬里諾要他的田

地，而他也就給了他。至于交易的另一方面，也就是他得到的这只玻璃瓶，他是把它看作同上述情况沒有关連的另一回事的。索拉斯人喜欢这只瓶子，他以为馬里諾把它給他，只是因为他这个索拉斯人喜欢它的緣故。

商人馬里諾繼續用这种办法来夺取索拉斯人的田地，而索拉斯人也就像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情的孩子一样，繼續极其單純地把田地給他，來换取商店里的花花綠綠的小玩意。

索拉斯人一方面让馬里諾、馬丘卡、巴爾塔薩里和“矿业公司”的其他高級職員夺去自己的土地和牲口，另一方面又繼續不断地同广漠的原始大自然进行斗争。他們向高山和低地、丛林和陡坡展开攻击，开垦着新的綠洲，驯养着繁殖着新的牲畜。他們的財产被这样掠夺，似乎并沒有使他們受到一点損害。相反地，却給他們提供了机会，使他們显得更加雄心勃勃，勇气百倍，因为他們天性喜欢活动，这样一来，就有更加愉快更加切实的事情可以大干一番了。索拉斯人的經濟观念是十分單純的：他們只要可以干活，有地方干活，来取得正当的生活所需，其他别的就无关紧要了。只有当他們既沒有地方又沒有办法进行劳动来維持生計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們也許才会張开眼睛，坚决地对他们的剝削者进行猛烈的反抗。那时候，他們同“矿业公司”的斗争将是一場殊死的斗争。那一天会来到嗎？就目前來說，索拉斯人在馬里諾

和他那一伙人的狡詐的难于抵御的进攻之下，一直只是步步退却。

矿工們满怀同情和怜悯，譴責对索拉斯人的这种掠夺。

“多么蛮横哟！”矿工們在胸前划着十字說。“搶了他們的田地，甚至还搶了他們的茅屋！然后就把他們一脚踢开！这些狗强盜！”

矿工中有人說：

“可是索拉斯人也是自己不好。他們是些傻瓜。給他們錢不給他們錢，反正都一样。你向他們要他們的田地，他們还笑着表示高兴，当场就送給你。真是些蠢家伙。笨蛋！倒了楣还得意着哩！……真是活該！”

矿工們把索拉斯人看作一群沒有理智的瘋瘋癲癲的人。一个燒炭工人的母亲，扯住了一个索拉斯人的短褂，气呼呼地罵他：

“你听着，傻瓜！你干嘛要把你的东西白送掉？难道你干的活儿是白干的嗎？瞧你，你还笑？……哼，还笑得出呢……”

老太太气得臉都紅了，差一点沒摶他的耳朵。那个索拉斯人沒有回答，却走回去給她帶了一大堆奧約果^①来。老太太拒絕接受，对他說：

① 奧約果 (olluco)，秘魯的一种薯类植物。

“我對你說這一番話，不是要你給我什么东西。你把你
的奧約果帶回去吧。”

接着，她覺得好像自己接受了那堆奧約果一樣，心
里突然感到非常不安，用飽含着慈愛和怜惜的眼光把那個
索拉斯人打量了好一陣。

另一次，一個放炮工的妻子看到他們這樣的慷慨無
私，這樣不懂得打算盤和使一点点坏心眼，感动得流下了
眼泪。

她向他們買了一些收摘下的南瓜，付不出原来讲好
的價錢，只把幾個小銀币放到一个索拉斯人的手里，对他
說：

“拿着這四个銀币吧。我只有这几个錢了。你願意收
下嗎？”

“好的，大媽。”索拉斯人說。

可是，這個妇女的丈夫給炸矿脉的炸药炸坏了手，需
要錢給他治療。她覺得四個銀币里還可以再留下一個，就
用懇求的聲調又對他說：

“你最好只拿三個銀币吧。我要留下一個自己用。”

“好的，大媽。”

這個可怜的妇女還在盤算，想再留下一個。她扳開
索拉斯人的手，又拿出一個銀币，既慚愧又猶豫地向他
說：

“你最好只拿兩個。另外的一個我過一天給你。”

“好的，大媽。”索拉斯人依然泰然自若地回答。

这时候，这个妇女被索拉斯人的这种純朴善良的表示感动得低下了头。她把那两个要用来給她丈夫治伤的小銀币紧紧地握在手心里，一种从来没有体味过的亲切的感情震动着她，使她整整地哭了一个下午。

* * *

办公时间过后，所有那些穿着御寒的厚衣服和皮衣服的人物，常常到何塞·馬里諾的商店里来聚会，在这里喝白兰地酒聊天。他們中間，有塔伊克先生，威斯先生，工程师魯維奧，出納哈維爾，警官巴尔塔薩里，以及剛來的負責办学校的教員薩瓦拉。有时候，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也到这里来，可是他差不多不喝酒，而且很早就离开。他們也在这里擲骰子賭錢。如果是星期天的話，这里就会有人喝醉酒发酒瘋，开枪打架，兽性发作地放蕩。

聊天开始的时候，大家談着科尔卡和利馬的事情，接着談欧洲的战局^①。然后，又轉到有关公司的业务和鎢砂的出口等題目上来。鎢砂的价格天天在漲。最后，大家扯着矿区的閑話，以及同私生活有关的家庭是非。在談到索拉斯人的情况的时候，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带着哲学家的神气，以救世主的悲天憫人的口吻說：

“可怜的索拉斯人！他們是群蠢貨，是群膾包。他們因

① 指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為沒有勇氣來保卫自己的利益，才作出這樣的事情。他們就沒有本事說個‘不’字。這個民族的柔弱、馴順、無用，已經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他們使我痛苦，使我生氣。”

多喝了几杯的馬里諾起來反駁：

“你別這麼想，別這麼想。印第安人對他們所作的事兒知道得挺清楚。另外，所謂生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爭奪和不斷的鬥爭。這就是物競天擇嘛。有的人競爭失敗，有的人才會勝利。我的朋友，你呀，你自己也一樣……”

馬里諾的性格的主要特徵，在於他專愛挖苦人家，逼得人家說不出話來。他末了的幾句話就是帶着明顯的譏諷的腔調說的。貝尼特斯了解他暗含的嘲諷，但又無力反擊這個強橫而又喝醉了酒的惡棍，顯得狼狽不堪。可是參加聊天的人看到這種情況，反而一致俏皮地叫道：

“噢，當然囉！就是這樣嘛！”

魯維奧工程師按照他自己的習慣，用指甲在櫃台的鋅板上畫着線條，以一種含糊不清的結結巴巴的聲調發抒議論說：

“不，朋友。照我來看，這些印第安人就是喜歡過這種活動的生活，喜歡勞動，喜歡去開辟處女地，追逐野獸飛禽。這就是他們的習慣，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拋棄他們的財物，只是為了要重新去找尋另外的牲畜，建立另外的茅屋。他們就這樣過得很滿足，很幸福。他們不懂

什么叫产权，以为人人都可以不分你我地任意拿东西。你們还记得那扇門的事兒嗎？……”

“你說的是公司办事处那扇門的事嗎？”出納咳嗽着問。

“正是。那个索拉斯人一下子把門扛起来，要把它扛回去給他家的牲口栏裝上。他心安理得，痛痛快快地就像拿他自己的东西一样。”

商店里爆发出一陣哄笑。

“結果拿他怎么办呢？这倒是怪有趣的。”

“我們問他把門扛到哪儿去，他像孩子那么天真而滑稽，微笑着回答說：‘扛到我家去。’自然，我們把門拿下了。他以為只要誰需要那扇門，誰就可以把它据为己有。真有意思。”

馬里諾挺着大肚子，挤眉弄眼地说：

“他們装糊塗。他們都是些装瘋卖傻的家伙！”

貝尼特斯做出一副鄙夷和怜憫的臉色，反对他的这种想法：

“不，老兄！他們是弱者；他們只是由于軟弱，才让人家搶去他們自己的东西。”

魯維奧冒了火：

“你把这些投身到丛山密林中去，面对着凶猛的野兽和各种各样的危險，为自己开辟生路的人，叫做弱者嗎？你敢那样干嗎？我們这儿的人有誰敢那样干嗎？”

“这不能叫做勇敢，我的朋友。勇敢是靠人与人之間的斗争來表現的；一个把別人打敗的强者，才是勇敢者。別的都是另一碼事。”

“喲，你以为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勇敢，都只是为了用来打敗別人才有的嗎？……真有意思！照我看來，一个人的勇敢應該用于劳动，用于增加集体的財富，而不是用来作为进攻別人的武器。你的理論真是妙得很！……”

“正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不能够伤害別人的人。然而要是有人攻击我，侵犯我的生命安全和我的财产，那我就不得不起来自卫。”

馬里諾想把話岔开：

“我是沒什么可說的。閉着的嘴里飞不进蒼蠅去……来，喝酒罢！誰要来一杯？別一个勁儿地傻爭了！”

土地測量員並沒有理他的碴：

“比如說，我到这儿来工作，并不是为了让人家把我所掙的錢搶去，而是为了积攢我所需要的錢。另外，我也不搶誰的什么东西，也不希望打敗什么人。”

馬里諾問誰要酒問得厌煩了，而他那位牲口和谷物生意上的股东貝尼特斯，却一股勁儿地只顧爭論，沒有理会他。他就帶着特別刺人的微笑，再开口来制止他：

“我什么也不說啦。貝尼特斯！貝尼特斯！貝尼特斯！……你要知道，閉着的嘴里飞不进蒼蠅去……”

出納馬丘卡咳嗽了一陣，使勁使得下巴的肥肉都漲

紅了；咳嗽一过，他就說：

“我說……”

可是又咳了起来。

“我說……”

他沒法說下去，又咳了好一陣，終於咳清了喉嚨：

“索拉斯人是硬心腸的印第安人，对別人的痛苦完全沒有感觉，不加理会。前几天，我看見一个索拉斯人，系在一根绳子上，绳子的另一头纏在一个孩子的腰里。那个索拉斯人用身体的重量，把绳子拉得紧紧的，拉得快要孩子腰都拉斷了。那孩子沒法子擺脫，痛得直跺脚，臉色发紫，舌头都伸出来了。索拉斯人看着他，像白痴一样傻笑着，照样拉着绳子搖來晃去。他們是殘忍的人，沒有心肝的家伙。只怪他們不是基督徒，不遵守教会的訓導。”

“好极了！說的真對！來杯酒嗎？”馬里諾說。

“等一等，我還要說話哩……”

“可你要不要……”

“真煩！你給來一杯得啦……”

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只是借這些話說出了他实际上每天的所作所为。貝尼特斯是一个十分节儉的人，每一个子儿都要以十足的热忱来保护。好日子总有一天会来到。到那时候，他积攢到一笔小小的資財，就可以离开吉維爾卡，到其他地方去独立开业。至于現在，他就只有一

心想着将来，尽力地干活和积蓄。貝尼特斯并不是沒有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錢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因此，最良好的德行就是干活和积蓄。一个人能够这样做，就会过着安静而正当的生活，既用不着去侵犯别人，也用不着存心不良，贪婪地施展什么受人责骂的阴谋诡计，或者其他卑鄙的勾当，使个人和社会腐化堕落。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常常对学校里的老师胡利奧·薩瓦拉說：

“你应当把两桩特別重要的事情教給儿童，那就是干活和积蓄。你应当把基督的教义归結为这两个最高的箴言。照我看来，这两点是一切时代道德的綜合。不干活，不积蓄，就不可能有良心的平靜和仁爱、正义。这是历史的經驗。其他一切都沒有什么价值！”

然后，他充滿着感情以誠恳的語調接着說：

“我感激我的母亲，她撫育我，給了我現有的教育，因此，我才能照現在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方式生活：我日日夜夜地干活，努力使自己得到一定的經濟地位。当然，这是很低微的，但也是自由而正直的。”

他作出了慣常的痛苦的歪臉，眼睛里閃着光亮。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似地向胡利奧·薩瓦拉解說：

“你瞧……积蓄是一回事，而贪婪又是一回事。譬如，馬里諾和我之間就有一段距离：从贪婪到节儉的距离。亲爱的朋友，你是了解我的……”

教員作出了解他的表示，然后又好像在深思貝尼特

斯的話。

土地測量員在内心深处总認為自己是一个勤勞、正派、生活有秩序、有光明前途的好青年。他总是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品，显出自己是大家應該仿效的生活的榜样。后面这一点，他并没有明确地表示过，而是从他自己的言談中流露出来的，因为当他同他的朋友們談話涉及道德和命运等問題的时候，他总是以一种說教和訓导的庄严口吻來說話。在那时候，他就長篇大論地纵談善和惡、真理和謬誤、誠恳和虛偽以及其他等等重要的話題。

* * *

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由于他的有規律的生活，身體健康从未受到損害。

“可是有朝一日你得了病……”在吉維爾卡兼做江湖医生的何塞·馬里諾嚷道，“那就再也起不来啦！”

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听了这种怕人的話，就更加注意自己的健康。他的屋子和他的个人卫生，都是非常整洁，誰也无法再挑剔。他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經常使用种种的办法；这些办法，也只有像他这样一个疑神疑鬼的老头子似的有耐心的人，才能采用。早晨去上班之前，他要試一試几件不同的內衣，看哪一种对当时的天气和他的身体情况最适合。有好几次他都从半路上折回去，去換另一件內衣或另一条內褲，因为天气太冷或者是穿得太多。他穿的鞋袜，戴的帽子，甚至于戴的手套和公事皮

包等，也經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下雪，他不仅尽量多帶紙張、尺子和绳索，而且为了鍛炼一下身体，甚至把水平仪、三脚架、經緯仪都扛上，尽管那些东西一点也用不着。有时候，他像发了瘋似地活动着，跳着跑着，要搞到精疲力竭才罢休。有时候，他不管怎样也不出他的屋門。要是来了人，他就极其小心而緩慢地开閉門戶，不让風雪突然卷进来。要是天气晴朗，他又把所有的門窗都敞开，連关都不願关一关。因此，有一次貝尼特斯在出納的办公室里时，那个受他托付看守敞开的屋門的孩子动了邪念，偷掉了他的小油炉和糖。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在防范感染疾病的方法方面，他更加細心。如果不預先驅魔除邪，在別人送的东西上划五个十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就决不吃一口或喝一口。有一个星期天早晨，出納来看他，恰好厨娘剛剛把一盤热玉米卷^①送来給他吃。他在玉米卷上划第三个十字时，出納进屋来了，使他忘了划十字的次数，因此也就不敢去尝这盘礼物，只好丢給了狗吃。他很不高兴跟人家握手。当他不得不握手的时候，也只是碰一碰人家的指尖，然后，就担着心事，摆出一副厌恶的臉色，一直要到用他常备的两种消毒肥皂洗过手才罢。他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而貝尼特斯自己也总是井井有条地工

① 玉米卷 (humita)，是秘魯的一种民族食品，在碎玉米中加上作料，用玉米叶子包着煮或在灰火中燒熟。

作、沉思、睡觉、吃饭或者阅读司麦尔斯的《自助论》^①。他认为这本书是当代最好的著作。逢上宗教的假日，他就翻阅一本金边小开本的《马太福音》；他的母亲曾经教他怎样领悟和爱护这本书里的做一个真正基督徒的道理。

过了一个时期之后，由于遭受山岭的风雪的侵袭，他的声调变得低哑了。这种情形，据他的伙友何塞·马里诺说，似乎是他的最大的缺陷。他就经常因此而同马里诺发生争执。

“你别这样！别这样！”马里诺当着商店里雇客们的面，用一种嘲弄的语气对他讲。“你说响点，像个男子汉那样说说话看！别这样低声下气的，伪装君子！你要装蒜可太老了！你只要痛痛快快地喝酒吃肉玩姑娘，我包你声音就会清清爽爽……”

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喃喃地回答了几句，但是在马里诺的俏皮话所逗起来的笑声中，谁也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那时候，他的伙友就揶揄地对他叫嚷：

“什么？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怎么一点也听不见呀！……”

笑声更响了。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被大家的譏嘲和凌辱弄得满臉通紅，只得走开了事。

一般來說，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在吉維尔卡并不

^① 司麦尔斯 (Samuel Smiles, 1812—1904)，英国资产阶级作家；《自助论》("Self-Help")出版于一八五九年。

是一个很討人喜欢的人物。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的緣故？还是因为他的道学家的怪癖？还是因为体质的虛弱？还是因为他的性格孤僻和不相信人？唯一对土地測量員的生活有兴趣而且对他有感情的，是一个老婆婆。她是一个車床工人的母亲，耳朵已經半聾；她也是一个有名的虔誠的女教徒，因此，对良好的习惯和严格的模范生活有着好感。除了这个虔誠的老婆婆的家以外，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什么地方也不喜欢去。他同她长时间地聊天，同她玩紙牌，評論吉維爾卡的生活，还經常談些严肃的道德問題。

有一天下午，有人来通知这个老婆婆說，貝尼特斯病在床上不能起来了。老婆婆馬上就去，看見他的确在发高燒，說胡話，在床上痛苦地翻来翻去。她給他泡了一大杯桉叶汁，兌上两杯酒，还給他准备洗一次芥末水澡，让他可以出一身大汗。他的病看来不过是一場重感冒，发了汗，肯定就会好轉。可是，这两种疗法作过了，病人也开始出汗了，高燒却不但不退，甚至有时候还升高。

黑夜来临了，开始下雪。貝尼特斯的屋子的門窗都关得严严的。为了不让冷風吹进来，老婆婆还把所有的隙縫都用破布遮住。屋里点着一支鯨魚油蜡烛，給屋子里的什物和病人的床鋪添上一层阴郁暗黃的色彩。病人由于发燒而轉側着，不住地翻来翻去。阴影随着他的动作，在他的愁苦的臉膛上，在枕头和被单之間，时长时短、

时聚时散地晃动。

貝尼特斯呼吸急促，发出些含糊不清的囁語。老婆婆因为病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感到很沮丧，跪在悬挂床头的圣像前面祈禱起来。她俯下头，喃喃地念着，脸色苍白而沒有表情，仿佛死人臉上拓下来的石膏模型。之后，她精神振奋了一点，站起来到床边叫他：

“貝尼特斯！”

現在病人的呼吸更加低沉而緩慢了。老婆婆踮着脚尖走攏来，弯下身子仔細地瞧了好一陣。她考慮了一会儿以后，裝出很平靜的声音再叫他：

“貝尼特斯！”

病人发出一声模糊的呻吟，表現出他的孤苦伶仃的痛苦，深深地打动了老婆婆的心。

“貝尼特斯！你觉得怎样了？要不要再給你弄点药？”

貝尼特斯突然使勁地轉動一下身子，双手像在赶一些看不見的虫子似地在空中揮动，睜开了那双通紅的充血的眼睛。他的目光是蒙矓的，但是很吓人。他的干裂的发紫的嘴唇弄得啧啧发响，喃喃地說出几句沒有意义的話来：

“不行！那根曲綫最大！你让开吧！我知道我干的是什么！让我干吧！……”

他又一下子轉身对着牆壁，蜷縮着腿，让胳膊落到

床上。

吉維爾卡沒有一个医生。大家曾經向公司要求过雇一个医生，可是沒有結果。除了肺炎以外，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办法跟疾病斗争，而治肺炎却是商店里兼作江湖医生的何塞·馬里諾的专业。照顾貝尼特斯的老婆婆不知道去請这个商人帮助，叫他瞧瞧是不是肺炎，自己也想不出办法赶紧去弄些別的药物。她在屋子里轉来轉去，一筹莫展。她时而瞧瞧病人，时而把耳朵貼在門上，倾听外面下雪的声音。也許她的儿子会到这里来找她，也許有人在外面經過，她可以向他請教或者請他帮助。

有时候，病人完全寂靜无声，那是老婆婆由于耳聾沒有觉察。可是，实际上，他整夜都在痛苦地叫喚，說着胡話。附近一带到处堆着很多矿石，别的茅屋又都隔得很远，一直快到山脚下，需要高声叫喊才能听到。

老婆婆决定再給他弄一些药。她在貝尼特斯小桌子上储备的应用东西中間，找到了一点点甘油，这使她突然想起了一个新的丹方。她把炉子又点着了，然后躡手躡脚地走到床边，看了看好一陣子都安靜着的病人，知道他已經睡着了。于是她又决定让他休息，把药留待以后热度再升高的时候給他。她过去跪在圣像前面，痛苦地長時間地祈禱着，一面禱告，一面叹气暗泣。之后，她站起来，用棉布衣服的衣角揩干了眼泪，再走到病人的床邊。貝尼特斯还安靜地睡着。

“偉大的上帝！”老婆婆感动地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叫着。“啊，神圣的主！”她抬头凝望着圣像，合着掌如痴如狂地继续说。“您是全能的！您瞧瞧您所创造的这个孩子吧；保佑他，别把他抛棄！主哟，在天上的父哟！保佑在这痛苦的山谷中的我們吧！……”

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开始哭泣起来。她走了几步，坐到一只凳子上，在那里睡着了。

她突然醒了过来。蜡烛已快点完，烛泪奇怪地淌着，在烛上划出一道又闊又深的槽口，融化的鲸蜡油沿着槽口淌下来，慢慢地在烛台上凝成一团，像一个握紧的拳头，伸出一只食指指着火焰。她把蜡烛整了整，看見貝尼特斯还熟睡着，沒有动，就俯下身子，瞧瞧他的臉。“他睡着呢。”老婆婆自言自語說，决定不去叫醒他。

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在发高燒的幻景中，常常看到悬挂在他床头的圣像。圣像被墙壁上斑烂剥落的灰粉的霞雾包围着，和昏迷中所見的幻景混在一起了。貝尼特斯的幻景是同他平日所最关心的事情有联系的，例如他在矿上的日常工作，他同馬里諾和魯維奧合伙做的生意，他要积蓄一笔足够的錢到利馬去尽快地結束他的工程方面的学业，然后自己独立从事同他专业有关的工作的願望等等。他在昏迷中看到商人馬里諾在吉維爾卡所有居民的帮助下霸占了他的錢，还恐吓着要打他。貝尼特斯强烈地抗議，可是由于攻击他的人太多，他不得不认

輸退却。他在逃跑的時候，在岩石上摔了一跤，可是在崎嶇的山路上一拐過彎，對面又出現了另一批敵人，吓得他渾身發抖。聖像上的主耶穌立即參加到衝突中來，一出現就把那些攻擊他的人和盜賊都吓跑了，但是後來恰好在塔伊克先生出現的時候，耶穌卻突然隱沒了，丟下他孤零零的一個人。塔伊克先生暴怒地對貝尼特斯說：

“你給我滾蛋！你的行為糟透了，‘礦業公司’已經把你開除！混蛋，快給我滾！”

貝尼特斯可怜巴巴地交叉着手向他哀求。塔伊克先生命令兩個仆人把他從辦公室拖出去。於是兩個索拉斯人走了過來，微笑着，似乎在譏諷他的不幸。他們抓住他的胳膊拖他走，還把他狠狠地推了一下。這時候，聖像上的耶穌又出現了，一切又都恢復原狀。後來，耶穌又像閃電一樣忽然消失。

過不了一會兒，貝尼特斯突然看見一個索拉斯人，搶走了他錢箱里的一束鈔票。他向那個歹徒撲去，緊緊地追他。貝尼特斯與其說是为了被搶走的那筆錢，還不如說是為了這個印第安人譏諷的微笑，才去追趕他的。這個印第安人騎在一條鰐魚背上，游到一條大河的中間。貝尼特斯也趕到河边，正要跳進急流，却突然感到一陣麻木，身子不能動彈。這一次耶穌頭上繞着閃亮的光環，出現在貝尼特斯面前。這條河馬上擴展開來，擴展到最遙遠的角落，淹沒了眼前一切地方。有一大群人圍繞着耶

耶穌，等待着他的意旨，充滿着不祥的氣氛。貝尼特斯突然感到非常恐懼，他模糊地但是也肯定地意識到：最後審判的時刻到了。

於是貝尼特斯開始檢查自己的良心，來預測自己的永恆歸宿究竟在何處。他試圖回憶他在人世間所作的好事和壞事。首先，他就想起了他所作的好事。他貪心地把那些好事收集起來，嚴格地根據它們的重要性，擺在他思想中最顯著的地位；下面，擺的是那些多少還值得討論的或者無足輕重的善良行為；而在上面，最方便的地方，在一切之上，則是那些有突出美德的善行，它們的價值一看就可見分曉，它們的真實性和重要性也都無可置疑。然後，他再在頭腦里搜尋痛苦的回憶，可是却一件也提不出來。連一桩能引起他煩惱的回憶也沒有。有時候，模模糊糊地彷彿有一件坏事露出頭來，可是一經根據理智仔細檢查，根據它的價值予以分類，結果也只能歸入不好不坏的一類。要是進一步地予以權衡，它就更消盡了全部過錯的色彩，而代之以一種並非蒙矇的，而是正好相反的色彩。這種回憶，就在本質上成為一桩值得贊揚的行為的回憶，貝尼特斯也就真正愉快地承認，這種事是他自己干出來的。幸亏貝尼特斯很聰明，刻苦地培養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判斷能力，因此現在才能夠深刻地對待這些事情，發現它們真正的确切的意義。

按照貝尼特斯的直覺，他到耶穌的面前去，已經並不

缺少什么。他在衡量这一点的时候，一陣极大的恐惧，使他深深地思索起来。他想起了一个多年未見的阿科亚的卖牧草商人，土地測量員的母亲經常向他买兔子吃的草，也总是咒罵他太貪心，太吝啬。貝尼特斯很快地聯想到他自己有时候也很愛錢，而且似乎愛得过度了一点。他記得有一天晚上，他一个人睡在科尔卡一所很大的荒廢的住宅里，听到了鬼魂发出来的声音；它們在黑暗里开始推門，把貝尼特斯吓得一声也不敢响。他記得第二天他把这件事告訴了他的邻居。有人就对他說，在殖民地时期有一个西班牙大地主，在这所住宅里埋藏了金子，所以經常鬧鬼。后来，夜里还是常常有响声。要想得到金子的欲望，終於把貝尼特斯迷住了。有一天半夜，黑暗里門又被推得发响了，土地測量員以为是鬼来了。

“誰？”他在床上撑起身子，害怕得牙齿发着抖地問。

沒有回答，可还是繼續在推門。貝尼特斯吓得冷汗直流，呼吸急促地又問：

“誰？如果你是个鬼的話，請告訴我你要什么。”

那边傳来了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可怜巴巴的带鼻音的回答声：

“我是个鬼。”

貝尼特斯知道鬼来了吓得逃跑是不好的，立即問道：

“你怎么啦？你为什么沒有得到超度？”

鬼几乎是带着哭声地答复他說：

“我在厨房的角落里埋了五个生太伏。就因为这个，我不能超度。请你添上九十五个生太伏，付給神父給我作場弥撒，救救我吧……”

貝尼特斯被這場冒險的意料不到的挫折激怒了，抓起一根棍子來要打鬼。

“我見到過不要臉的死鬼，可是像你這樣的，還從來沒有過！……”

第二天，貝尼特斯就離開了那個地方。

現在，他遠離了塵世，原原本本地想起了這桩事情，認定自己的行為有罪，應該受罰。可是，經過了一番思考之後，他认为他辱罵鬼的那些話，是他在精神不正常的時候沖口而出的，心裏並沒有存着什麼惡意。他並沒有忘記，在道德問題上，行為的性質是根據意圖，而且只是根據意圖來決定的。至于他沒有出錢作鬼所懸求的彌撒，那過錯不在于他，而在于神父，因為神父患了嚴重的消化不良症，那些天不能去教堂。順便還要說說，神父的病並不嚴重，他只是借故逃避履行他的一切神聖職責而已，這一點是瞞不過貝尼特斯的。最後，如果更加理智和更加嚴肅地分析一下的話，這件事中也許實際上根本沒有什麼鬼，而是他的朋友中間有人知道他為了想得到傳說中的藏金而在苦惱，故意跟他開的一個不小的玩笑。如果是這樣，要是當真做了彌撒，那麼這場玩笑就會帶上侮弄神明的色彩，而貝尼特斯夾在中間，也就成了主謀之一了。因

此，毫无疑问，他那时候作得对，他无意識地保卫了教会严肃的法規，所以，他的行为也就大有功劳，足以赢得上帝的奖賞。貝尼特斯受到这种奇特而又紊乱的推理的鼓舞，就把这件事情的回忆放在他所有回忆的中間的位置。

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他从未感到过的出自他生命深处的感觉。他意識到他已經来到了耶穌的面前。于是，他的心头充滿了光明，使得他看到了整个过去、現在和将来的时间和空間，看到了事物各部分和整体，領会到了极限的本质意义和永恒意义。智慧的光芒籠罩着他，使得他一下子领悟到他在上帝安排的命运中所担负的永恒使命，领悟到这一使命的感情和理智，抽象和具体，黑夜和白天，奇数和偶数，部份和整体的意义。这时候，他自己完全不能独立地作什么、想什么、爱什么和感觉什么。他自己个人的存在，已經无法从紧密地和他結合在一起的周圍的事物中分割开来。由于耶穌和他的神幡飘过他的心头，他听到了上帝的无穷无尽的圣乐。后来，他苏醒了过来。当他感到自己远离了上帝，失去了諧和的天国，注定要无依无靠，永远在一个沒有晴雨晨昏的、晦暗難測的境界漂泊徬徨的时候，他的心灵深处感到一种从未經历过的难以描摹的痛苦，就像不得不咀嚼一种吞咽不下的黑暗的苦果而哽塞了一样。他內心的痛苦和精神上的不幸，并不是由于失去天国而引起，而是由于他在耶穌脚下时候，看到了或者是感到了后者的神圣的臉上显露出

的那种极度悲哀的表情。啊，那是一种多么深刻的悲哀啊！那是一种连有两个嘴的神秘的谜之壶也装不了的悲哀啊！由于这巨大的悲哀的影响，贝尼特斯感到了一种无限的绝望的伤痛。

“主啊！”贝尼特斯喃喃地祈求道。“您至少别这样悲哀！至少把这悲哀的一小部份让我为您承受！至少，让那反光的小石子来帮助我反映您的巨大的悲哀吧！”

寂静，无边无际的寂静。

“主啊，熄灭您的悲哀的明灯吧，我没有胆量来反映它！我的勇气怎么样了呢？我的勇气到哪儿去了呢？噢，主啊！您给了我勇气，而我这贪恋生命的可怜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竟让它在生命的深淵中凝固！”

贝尼特斯哭得死去活来。

“主啊！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我是您的可怜的迷途的羔羊！我什么时候曾经像亚当那样从来不计晨昏昼夜！我什么时候曾经挽留伊甸园的静谧时光，从变动中保持永久！我什么时候曾经像单纯的生物那样，一爪一啄、一石一卵、一寸一尺地开拓我的边疆！我什么时候曾经试探着寻找真理，上下求索，一直向前，扩展我的道路！……”

寂静笼罩着，一切都是虚无缥缈。

“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条忘恩负义的得不到您宽恕的小虫！我要是没有生下来该多好！至少，我也

應該長留在茧子里，永生在沒有破曉的前夜中！茧子是幸福的，它們是天國的珍寶，虽然是沉睡着但還孕育着生命！前夜是幸福的，它沒有變成也將永遠不會變成明朗的白昼！我希望自己只是未破的蚕茧，只是朦朧的星雲，只是隱約未發的音樂的旋律，主啊！……”

貝尼特斯極其悲痛地叫了一聲，然後又是深深的寂靜。

* * *

貝尼特斯突然醒來了。滿屋子早晨的陽光。貝尼特斯的床邊，站着何塞·馬里諾。

“你過得真舒服，老弟！”馬里諾交叉着胳膊叫道。“十一点了，你還躺在床上！起來，快起來！今天下午我要上科爾卡去。”

貝尼特斯的身子動了一下：

“你上科爾卡去？今天就上科爾卡去？”

馬里諾急速地從屋子這頭走到那頭。

“是的，老弟！快起來！讓我們清一清帳！魯維奧已經在店里等着我們了……”

貝尼特斯在床上坐起來，身子還在發抖：

“好吧。我這就起來。我還有點兒發燒，但这並不得事。”

“你發燒？別耽擱了，老弟！起來，快起來！我在店里等你。”

馬里諾走了，貝尼特斯开始穿衣服。他按照老习惯小心地穿起来：袜子、衬裤、内衣、衬衣，什么都得适应他当时的健康情况。既不多穿，也不少穿。

下午一点的时候，何塞·馬里諾騎的馬已經备好鞍子，等在商店門前。馬里諾的侄子用根绳子牵着它。商店里面，人們高声談論着，不时傳出哄笑声来。馬里諾、魯維奧、貝尼特斯之間的帳已經清理过；現在，他的两个伙友，和出納馬丘卡、教員薩瓦拉、警官巴尔塔薩里、塔伊克先生以及威斯先生，正在为他餞行。酒一杯一杯地喝下肚去。馬丘卡已經有了几分醉意，戏謔地問馬里諾：

“你把罗莎达交給誰呢？”

格拉西拉·罗莎达是馬里諾的許多情妇之一。她年紀十八岁，是山区妇女的典型美人，一双眼睛又黑又大，褐紅色的两頰显得很純朴天真。她起先是矿上一个記工員的情妇，被他从科尔卡带到这里来的。她的两个姐妹特雷薩和阿耳維娜，为矿区的奇妙生活所吸引，也跟着她来了。矿区生活的神秘，对純朴的容易着迷的乡下人來說，具有一种奇特的不能抵擋的誘惑力。她們三个人都是从家里逃跑，来到吉維爾卡的。她們的双亲是上了年紀的貧苦农民，为她們哭了很久。到了吉維爾卡，这几个女孩子开始干活；她們做契恰酒^①卖。這項營生使她們

① 契恰酒(chicha)，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农村中用玉米釀制的一种酒。

不得不經常同顧客們一道喝酒，喝醉。記工員不久就厭倦了格拉西拉的這種生涯，拋棄了她。幾個星期以後，何塞·馬里諾就把她弄到了手。關於特雷薩和阿耳維娜，在吉維爾卡也傳布着很多的謠言。

馬里諾在馬丘卡的連續催問下，爽快地回答說：

“要是你願意，我們拿她來賭一場骰子好啦。”

“對，對！來賭一場骰子！賭一場骰子！我們大家一起來賭！”巴爾塔薩里接口說。

他們在柜台旁圍成一圈。所有的人，包括貝尼特斯在內，都喝醉了。馬里諾把骰子弄得嘩嘩直响，叫道：

“誰作庄？”

他拋下骰子，用手指依次指着在場的人數起來：

“一、二、三、四！你作庄！”

首先該是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作庄。

“可是我們賭什么呢？”貝尼特斯手里拿起骰子問。

“你擲得啦！”巴爾塔薩里說。“你沒有聽說我們賭的是羅莎達嗎？”

貝尼特斯儘管已經喝醉，還是不安地回答：

“不，老兄！拿骰子來賭一個女人可不成！我們賭一杯酒好了！”

一陣責備、辱罵和嘲諷，淹沒了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膽怯的顧慮，這一場骰子就賭起來了。

“好！叫他請大家喝一杯！慶祝他繼承這個姑娘！”

警官巴爾塔薩里贏得了羅莎達，吩咐給大家斟上香檳酒。馬丘卡湊攏去，對他說：

“你到手的混血姑娘多么妙喲，警官！她有這樣大的屁股呢！……”

出納一面說着，一面把胳膊圍成圓圈，作了一個難看的貪婪的鬼臉。警官想着羅莎達，眼睛也閃閃發亮了。他問馬丘卡說：

“可是現在她住在哪里？我已經好久沒有看見她了。”

“在大水井那邊。現在就叫人去把她弄來！”

“不，老弟！現在不成。現在是白天。人家會瞧見我們的。”

“什麼人家不人家的！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干活去了。叫人去把她弄來！快！”

“不行。這不過是開开玩笑。你以為馬里諾會把這姑娘放手？要是他一去不再回來了，那行。可是他只不過到科爾卡去幾天……”

“這有什么關係？贏了就是贏了嘛。你這是裝糊塗！那女人可迷人哩！我就喜歡胡搞！把她弄來得啦！而且，你是警官，由你發號施令！瞧你多傻！管他娘的！去吧，警官！”

“你想她會來嗎？”

“當然會來！”

“她跟誰住在一起？”

“她是单身，跟她的姊妹，那也是两个顶呱呱的姑娘。”

巴尔塔萨里摇着鞭子思考了一会儿。

几分钟以后，何塞·马里诺和警官巴尔塔萨里两个人走到门口。

“去，库丘，”马里诺对他的侄子说。“到罗莎达姑娘们的家里去，叫格拉西拉姑娘到店里来。你说我要出门去，在这儿等着她。她要是问你我同谁在一起，你不要告诉她有谁在这里。你说就我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听见了吗？”

“听见了，叔叔。”

“别把这话忘了！告诉她就我一个人，店里没有别人。你把马放开，拴在柜台脚上。去吧，赶快跑！快去快回！……”

库丘把系马的绳子一头拴在柜台脚上，去办他叔叔吩咐的事了。

“快跑！快跑！”马里诺和巴尔塔萨里催着他。

何塞·马里诺对所有于他多少有用的人物，总是曲意奉承。他对警官的奉承简直是无限制的。甚至在他搞女人的事情上，马里诺也给他帮忙。他们经常带着一个警备队员，晚上到矿工的宿舍里和矿井的工地上巡行。有时候，巴尔塔萨里就留在某个矿工的家里，同矿工的妻子、姐妹或者母亲过夜。那时候，警备队员就独自一个人

回到队部去，而馬里諾也同样独自一个人回店。商人为什么要逢迎警官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目前，是因为商人就要离开矿区了，商店交给在过假期的教员薩瓦拉代管，因此要求警官监督一下业务进行的情况。而且，警官现在正在商店里大量地替他消费货物，并且还叫其他的人也这么做。时间刚刚下午三点，何塞·馬里諾已经卖掉了许多瓶的开胃酒、香槟酒、白兰地、威士忌等等。可是，这些不过是起一时作用的微不足道的因素，还有别的起长期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因。何塞·馬里諾同雇工以及“矿业公司”的经理们打交道的时候，警官巴尔塔薩里是他得力的帮手。只要某个矿工不承认一笔帐，不接受太低的工资，或者拒绝在夜间某个时候或假日干活，馬里諾拿他没有办法，就去向警官求援。警官就把那个工人关起来，“踩杠子”（秘鲁监狱中施行的一种刑罚），或者用鞭子打一顿。同样，如果馬里諾不能直接从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那儿得到这样那样的利益和方便，或者得不到一桩什么好处的时候，他也去找巴尔塔薩里。巴尔塔薩里就运用自己的权力所产生的影响，从老板们那里为何塞·馬里諾取得一切他想得到的东西。因此，商人现在情愿当众把自己的情妇让给警官，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一会儿，格拉西拉由库丘陪着，在街角出现了。商店里的人都躲了起来，只有何塞·馬里諾，尽量装作没有

喝醉，走到門口。

“进来，”馬里諾愛怜地对格拉西拉說。“我要走了。
进来吧。因为我要走了，才派人去叫你来的。”

格拉西拉羞怯地說：

“我原来以为你就这样走了，对我連声再見也不說了
呢。”

商店里突然爆发出一陣笑声，所有在場的人一下子
都出現在格拉西拉面前。格拉西拉漲紅了臉，不知所措
地朝牆邊退了一步。这些人圍住了她，有的人握她的手，
有的人摸她的下巴。馬里諾笑嘻嘻地對她說：

“你坐下，坐下。這是給我錢行。你要喝点什么呢？
這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老板！我們偉大的亲爱的警
官！你坐下，坐下。要喝点什么？……”

門半掩着，庫丘在門外牽着馬，坐在門檻的木樞上等
着。

下起雪來了。好几次有人想到店里来买东西，但是
都不敢进去就走了。一个神色忧伤的印第安妇女急忙地
跑来。

“你叔叔在家嗎？”她气喘吁吁地問庫丘。

“是的，他在家。干嗎？”

“我有要緊的事。我媽媽快死了，問他买点药。”

“那就請进去吧。”

“可是誰知道有沒有人跟他在一起？”

“有許多老爷跟他在一起。你进去吧……”

那女人躊躇不決，待在門外等着。她臉上苦惱的神色越來越顯著。庫丘沒有放开系馬的繩子，拿起一根紅鉛筆頭在練習本上畫着秘魯的國徽玩兒。那女人絕望地走來走去，不敢進商店的門。她偷偷地看看里面在干什么，又停下來聽一聽，再來來去去地走着。她問庫丘：

“誰在裡面？”

“警官。”

“還有誰？”

“出納、工程師、老師、兩個美國佬……都喝醉了。他們在喝香檳酒。”

“可是我聽見有個女人的聲音！……”

“那是格拉西拉。”

“就是羅莎達嗎？”

“是的。我叔叔吩咐我把她叫來的，因為他就要走了。”

“唉，我的天哪！他們什麼時候才走呢？他們什麼時候才走呢？……”

那女人開始哭泣起來。

“你幹嗎哭啊？”庫丘問她。

“我媽媽快要斷氣了，可是堂何塞那兒又有人……”

“那我就去叫我叔叔，讓他賣藥給你……”

“誰知道他会不会發脾氣……”

庫丘往里面看了看，胆怯地叫道：

“何塞叔叔……”

鬧酒正鬧得起勁。店里傳出一陣陣嘻笑叫嚷相混的喧鬧和令人作嘔的酒氣。庫丘接連叫了好几聲。何塞·馬里諾終於走了出來。

“什么事，鬼東西？”他怒氣沖沖地對侄子說。

庫丘看見他的醉態和狂怒，吓得往后退了一步。那個女人也閃到一旁去了。

“有人要買藥。”庫丘站在遠處咕噥說。

“什麼藥不藥，你這娘子養的！”何塞·馬里諾咆哮着，怒不可遏地向他侄子衝去，狠狠地劈頭一巴掌把他打倒在地上。

“鬼東西！”商人一面踢着他一面叫罵。“笨驴！總是跟我找麻煩！”

幾個行人走來護着庫丘。買藥的女人到馬里諾面前跪下求他：

“您別踢他了，老爺！他是為了我。是我讓他叫的。要踢就踢我吧！要踢就踢我吧！……”

那個女人被踢着了幾腳。何塞·馬里諾被惱怒和醉酒弄得昏了頭，繼續任意地亂打亂踢了一陣，直到警官出來攔住他才罷休。

“你這是干嗎，亲爱的馬里諾？”警官拉住他的衣襟對他說。

“請原諒，警官！”馬里諾謙順地回答。“我請您原諒。”

两个人走进了商店。庫丘滿臉是血，躺在雪地上号哭。印第安女人站在庫丘身边，也在痛苦地哽咽。

“不过叫了他一声，他就打你。就是这么一点儿事！我也挨了打，就是因为要买药！……”

一个印第安孩子哭着跑了过来：

“恰娜！ 恰娜！ 媽媽死啦！ 快去！ 快去！ 媽媽斷了氣啦！……”

来买药的恰娜赶忙就跑，那印第安孩子哭着跟在后面。

何塞·馬里諾的馬被惊跑了。庫丘擦干眼泪和血迹，跑去找馬。他知道，要是馬跑了，那就会像他叔叔威胁着要打他的时候常說的“当心你的屁股”了。亏得他把馬牵了回来，于是仍旧在商店半开半掩的門旁坐着。他弯过身子偷偷地看了看。商店里現在在干什么呢？

何塞·馬里諾手里拿着酒杯，在門背后跟“矿业公司”經理塔伊克先生偷偷地在談話。他用阿諛奉承的声音說：

“可是，塔伊克先生，我是自己亲眼看到的……”

“多謝你的帮忙，但是这事有危險。”經理滿臉通紅，微笑着回答。

“哎，塔伊克先生，您就决定好啦，包您沒錯儿。魯維

奧有病。她(指的是魯維奧的妻子)并不愛他。而且，她想您真想死了呢。我看出来了。”

經理總是在微笑：

“可是，馬里諾先生，魯維奧會發覺的。”

“我擔保他發覺不了，塔伊克先生。我敢拿我的頭來擔保。”

馬里諾喝掉了杯里的酒，直截了當地又說：

“您是不是要我哪一天把魯維奧帶出吉維爾卡，讓您試試？”

“好吧，等等再說吧。等等再說吧。謝謝你。你真好……”

“塔伊克先生，您要知道，辦您的事儿，我可是不辭勞苦的哩。我是您的朋友，當然，是您的最卑微不足道的朋友，或許，也是排在最末尾的一個朋友，然而也是真正的朋友，隨時準備豁出性命來為您效勞。塔伊克先生，我是聽您使喚的仆人，您的微不足道的朋友！”

馬里諾深深地把腰彎了下去。

這時候，威斯先生在商店的另一頭叫商人：

“馬里諾先生！再給大家來點香檳酒！……”

何塞·馬里諾飛跑過去給大家斟酒。這時候，格拉西拉已經醉了。她的情夫何塞·馬里諾把自己秘密調制的一種藥酒給她喝了。僅僅一杯就把她灌醉。警官在一旁低聲對馬里諾說：

“了不起！了不起！有本領。她有这一杯就够了……”

“这里面，”馬里諾得意洋洋地回答。“我還不會摻很多厉害东西呢。否则她早就服服貼貼啦……”

他拥抱巴爾塔薩里，接着說：

“警官，一切都該归您消受。一切都为了您。別說这一点‘迷药’了！別說这一个女人了！請您相信，我連命都是您的！”

格拉西拉受了“迷药”的刺激，无缘无故地又唱又哭。她又突然停住，独自跳起舞来。大家都笑着鼓掌，对她献殷勤。格拉西拉手里端着酒杯，身上圍巾也沒有披，搖搖晃晃地站着，說：

“我是个不幸的姑娘！堂何塞！你过来！你是我的什么人呢？你請过来呀！我只是个挺可怜的姑娘……”

嬉笑声和叫嚷声响了起来。何塞·馬里諾挽着警官，当着所有在場的人像对一个瞎子那样地對她說：

“你瞧見嗎？这是警官大人。在吉維爾卡，除了我們的老板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以外，最大的人物就数他了。你瞧見嗎，他在这里，跟我們在一起？”

格拉西拉用蒙矓的醉眼瞧着警官。

“是的，我瞧見了。是警官大人。是他……”

“很好。我不在这里的时候，警官大人会来照顾你。你明白嗎？由他来照顾你。一切事情，所有事情，都由他代替我……”

馬里諾說着這些話的時候，俏皮地做着鬼臉；他又接着說：

“你要像服从我一样服从他。听见了嗎？听见了嗎，格拉西拉？……”

格拉西拉回答着，慢吞吞地，眼睛几乎完全閉上了：

“嗯……很好……很好……”

后来她的身子搖晃起来，几乎要跌倒。出納馬丘卡放声大笑。何塞·馬里諾作了个手势叫他別响，又对巴爾塔薩里使眼色，告訴他机会已到。其余的人也同时低声对巴爾塔薩里說：

“行啦，警官！上吧！上吧！”

警官只是笑着喝酒。

格拉西拉为了免得跌倒，抓住了柜台，踉踉跄跄地走过去坐下来，大声地叫着：

“堂何塞！到我身边来！快来！……”

何塞·馬里諾又向巴爾塔薩里示意，叫他到罗莎达身边去。巴爾塔薩里沒有答理，又喝了一杯酒。不一会儿，巴爾塔薩里完全醉了。他連着要了好几次香檳酒。其余的人也都醉了，已經完全神志不清。魯維奧高声嚷叫着，同塔伊克先生談論国际局势；另一边，教員薩瓦拉，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和威斯先生，圍成了另一个圈子。何塞·馬里諾和警官巴爾塔薩里总是圍在格拉西拉身边。罗莎达把馬里諾抱住了一会儿，但是馬里諾輕輕地脫身

出来，把巴尔塔薩里推到格拉西拉的怀抱中去。那姑娘发觉了，猛然把警官推开。

于是馬里諾生气地命令她說：“你吻一吻警官大人！”

“不！”格拉西拉似乎明白过来了，用力地回答說。

“让她去！”巴尔塔薩里对馬里諾說。

可是，这个承包雇工的商人已經发了脾气，坚持着說：

“格拉西拉，我对你說，吻一吻警官！”

“不！决不！决不这样，堂何塞！”

“你不吻他嗎？你不听我的吩咐？好，等着瞧吧！”商人咆哮起来，又去准备“迷药”了。

夜晚来临的时候，商店的門严严地关了起来，沉沒在黑暗里。除去已經睡着的貝尼特斯以外，所有在場的人，一个挨一个地蹂躏了格拉西拉的肉体。先是何塞·馬里諾，然后是巴尔塔薩里，都慷慨地把这个姑娘獻給朋友們。最先享受这个牺牲品的，当然是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这两个老板。其余的人則按着他們社会地位和經濟地位的次序，輪着上場：警官巴尔塔薩里，出納馬丘卡，工程师魯維奧，教員薩瓦拉。由于謙虛和客气，何塞·馬里諾排在最后。他在瘋魔似的喧鬧声中干着这个勾当。在黑暗中，馬里諾又說，又叫，又嚷，一面干着这种可怕的丑事，一面和他的帮凶說着下流丑恶的言詞。只有粗重窒悶的喘息声，表明格拉西拉还活着。最后，何塞·馬里諾

发出了一阵沉浊的可怕的大笑……

商店里点起灯来的时候，只见柜台上的打破的瓶子杯子，满地横流的香槟酒，零乱的撕碎的衣片，汗水淋漓的苍白的脸。有的衬衣袖口和衣领上，沾着一滴滴发黑的血迹。马里诺把水倒在一只脸盆里，给大家洗手。大家围成一圈正在洗手的时候，忽然一声枪响，把脸盆打得飞了起来。警官张嘴哈哈大笑；是他放的枪。

“我想试试你们！”巴尔塔萨里说，把手枪收起。“可是我看你们都吓得发抖了。”

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醒了过来。

“格拉西拉呢？”他揉着眼睛问。“已经走了吗？”

塔伊克先生一面擦眼镜，一面说：

“巴尔塔萨里先生，得把她叫醒了。天已经黑了，我看她应该回家去了。”

“对，对，对！”警官说着，显得正经起来。“是应该叫醒她了！马里诺，你去吧，你那么有本事！”

“哎哟！”商人嚷道。“这可难啦！要解‘迷药’，除了睡觉，没有别的办法。”

“可是，不管怎么样，”鲁维奥反駁道。“也不能把她这样丢在地下不管呀……你说对不对，塔伊克先生？”

“啊，对，对！”经理抽着烟斗说。

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走到格拉西拉的身边，其余的人跟在后面。罗莎达躺在地下，一动不动，头发散乱，

衣裙不整，裙边还掀起一半。他們叫她，使勁搖她，可是她並沒有醒过来的样子。他們拿来一支蜡烛，又喚她，搖她。沒有用，她依然一动不动。何塞·馬里諾把耳朵貼到姑娘的胸口，其余的人沉默地等待着。

“他媽的！”商人嚷着，站了起来。“她已經死啦！……”

“死啦？”所有的人都惊愕地問。“別胡說八道了。这不可能！”

“真的，她死了。”格拉西拉的情夫滿不在乎地回答。“这一下我們可乐够啦。”

这时候塔伊克先生严肃地低声說：

“好吧。誰也不要說出去。你們都听见了嗎？一句話也別說！現在應該把她送回家去。告訴她的姐妹們說她突然病了，让她好好休息，睡一觉。到了明天，她們发觉她已經死了，也就什么事都沒有了……”

其余的人都表示同意，就照这么办了。

晚上十点钟，何塞·馬里諾上馬出发到科尔卡去了。第二天，格拉西拉出殯。吉維爾卡的警官，由薩瓦拉、魯維奧、馬丘卡和貝尼特斯陪同，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走着。死者情夫的侄子庫丘，远远地跟在这个队伍的后面。

那天在店里的人，都若无其事地談着話，平靜地从墓地走回去。只有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一个人心事重重。測量員是那天在店里的一伙人中間唯一对格拉西拉的死感到悲哀甚至有些悔恨的人。貝尼特斯心里知道，罗莎

达的死不是好死。当然，他睡着了，那些人在黑暗里对格拉西拉干了些什么事，他一点也没有看见，可是他非常怀疑，尽管是模模糊糊地怀疑。贝尼特斯送葬回去以后，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后悔不该参加商店里的那件事。这种事他是不习惯的，也是他在原则上所厌恶的。他躺到床上，沉思默想，后来，也就睡着了。

当天下午，死者的两个姊妹：特雷萨和阿耳维娜，突然来到“矿业公司”经理塔伊克先生的办公室。她们是哭着走来的，由另外两个跟罗莎达姊妹一样卖契恰酒的印第安女人陪伴着。阿耳维娜和特雷萨要求见老板。等了一会儿以后，她们就被引到那个美国佬的面前；当时，他的同胞副经理威斯先生恰好也在办公室。两个人嘴里都叼着烟斗。

“你们有什么事？”塔伊克先生冷冰冰地问。

“老板，我们到这里来，”特雷萨哭着说。“是因为吉维尔卡的人大家都在说，格拉西拉是被谋杀的，不是自己死的。人家说，是因为有人在商店里把她灌醉了的缘故。所以，我们才来请您老板伸冤。他们就这样把一个可怜巴巴的女人杀死了，倒什么事儿也没有……”

她哭得说不下去了。

塔伊克先生冒火了，急忙地问：

“这是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老爷，都这么说……”

“你們到警官那儿去告狀了嗎？”

“我們去了，老板。可是他对我们說，这不过是謠言，沒有这回事。”

“既然警官这样回答，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上这儿来？为什么还要相信这种蠢話和謊言呢？別再傻里傻气了，好好地回家去吧。人已經死了，哭啊鬧啊都沒有用了……走吧！走吧！”塔伊克先生像长辈那样地说着，自己也准备走了。

“走吧！走吧！”威斯先生叼着烟斗来回踱着，也以保护者的口吻說。“別理这些乱七八糟的話。我們是不管这种胡說八道的事的。請走吧……”

两个老板摆出尊严而专横的架子，給罗莎达姊妹指着出去的門，可是，特雷薩和阿耳維娜停住哭泣，愤怒地齐声嚷起来：

“就凭着你們是老板！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把我們撵走，就因为我們來訴苦告状！是你们杀死了格拉西拉！是你们杀死了她！是你们杀死了她……”

进来一个仆人，一下子把她們推了出去。两个姑娘又是咒罵又是号哭，走远了。另外两个卖契恰酒的女人，也咒罵着号哭着，跟在后面。

二

何塞·馬里諾是因为有紧急事情才到科尔卡来的。他在科尔卡也有一爿商店，平时由他的弟弟馬特奧負責照管。另外，馬里諾兄弟还在科尔卡开着一个給吉維爾卡的矿区招募工人的招工处。总括起來說，“馬里諾兄弟商行”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科尔卡和吉維爾卡的两爿商店，另一部分是給“矿业公司”招募工人的招工处。

“矿业公司”和“馬里諾兄弟商行”簽訂了一个合同。合同的主要条款是：“馬里諾兄弟商行”享有給上述美国企业在吉維爾卡的矿区供应所需全部劳动力的专利；同时，为了繼續招募工人的便利，它也享有专门供应和出售矿区所需食品和貨物的特权。因此，“馬里諾兄弟商行”經營的是中間代理人业务。一方面，他們是工人的真正的大老板；另一方面，他們又是为美国企业服务的代理人或工具。

和“矿业公司”簽訂的这个合同，使馬里諾兄弟很快就发了財。吉維爾卡发现矿藏之前，他們本来是科尔卡的小买卖商人，現在却变成了金融界的重要人物，整个秘

魯中部逐漸都知道了他們的名字。单单是他們科尔卡和吉維爾卡兩处商店的貨物的流轉，就表明了為數可觀的資本。何塞·馬里諾在吉維爾卡的商店那個狂歡之夜和格拉西拉之死以後到科尔卡來，正是“馬里諾兄弟商行”要決定購買瓦塔卡一處金礦的時候，而這也就是何塞·馬里諾科尔卡之行的主要原因。

可是，在他抵達的當天晚上，兩兄弟吃過晚飯長時間商談的過程中，有關吉維爾卡招募工人的一些問題突然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何塞·馬里諾在離開吉維爾卡之前，曾經和塔伊克先生就這個問題長談過一次。在紐約的“矿业公司”經理處，要求該公司所屬秘魯和玻利維亞的所有矿区增加鵝砂的產量。采礦總公司通知說，美國即將參加歐戰，因此各公司必需立即儲存一大批矿砂，以備一接到紐約的電報，就運到美國的軍火工廠去。塔伊克先生當時嚴厲地對何塞·馬里諾說：

“限你 在一個月以內給礦上增加一百名工人……”

“塔伊克先生，我將盡力而為。”馬里諾回答。

“啊，不行！不要這樣對我說。你一定得照辦。對生意人來說，沒有办不到的事……”

“可是，塔伊克先生，您知道，現在很難從科尔卡弄工人來。印第安人已經不願意來了。他們說這兒太遠。他們要加工錢，要把家屬也帶來。开头時的那股熱心已經过去了……”

塔伊克先生一本正經地坐在办公桌前面，抽了一口烟斗之后，就斬釘截鐵似地打斷了何塞·馬里諾的解釋的話：

“行啦，行啦。一個月內要一百個工人。一个不許少。”

然后，塔伊克先生板着面孔走出了办公室。何塞·馬里諾又担心又沒有办法，跟着他走了几步。但是，老丈說，这样的一番談話，非但沒有影响他們兩人之間的友誼——如果他們之間的关系可以說是友誼的話——反而更加强了。何塞·馬里諾回到商店里，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他的朋友出納馬丘卡，去把塔伊克先生請來参加他的錢行会。

“請你去把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請來。”

“这可難办。”

“不見得，老兄。你去請他們來。你要像你自己邀他們那样，別讓他們知道是我叫你去的。你對他們說只要來几分钟就行了。”

“这不可能。現在美國佬在办公。你知道他們只能在傍晚到店里來。”

“不，老兄。你就去吧，去吧，我的好朋友。何況現在已經快到午飯的時候了……”

馬丘卡去了，終於把两个美國佬請了來。于是何塞·馬里諾就尽力奉承和招待塔伊克先生，当然，他这样做，

一点也不能改变“矿业公司”要把钨砂送到美国去进行世界战争的迫切要求。

“美国佬一到店里，我就又跟他谈起这件事。”何塞·馬里諾告訴他在科尔卡的弟弟說。“他又对我說，这并不是他的事情，他不能不执行总公司的命令，他感到很抱歉。”

“可是，現在我們怎么办呢？”馬特奧說。“在吉維爾卡当地，或者附近地方，难道都找不到印第安蛮子嗎？索拉斯人呢？”

“索拉斯人！”何塞譏嘲地說。“我們早就把索拉斯人弄下矿井去了，所以也早就完蛋了。愚笨野蛮的印第安人！他們笨手笨脚，不知道怎么对付机器，都死在矿坑里了……”

“那么，这事怎么办呢？我們能怎么办呢？”馬特奧又不安地問。

“签了契约的工人有多少？”何塞反問。

馬特奧翻翻帳本，数数契约說：

“有二十三个，應該在这个月二十号以前就出发到吉維爾卡去的。”

“你派人去叫过他們嗎？他們怎么说？”

“大約十五天前，我找到了他們几个，也許是九个。他們答应我上星期末去吉維爾卡。要是他們还没有去，就得再去找他們，催他們动身。”

“省長在這兒嗎？”

“在，他在这兒。”

“很好。那麼我們明天就去向他要兩個警備隊員，立即去找那些混血兒去。他們住在哪兒呢？翻翻契約看……”

馬特奧又翻看那些契約，一個一個地念訂了契約的工人的名字和住址。然後他說：

“明天可以一起去找克魯斯、皮奧、格拉多斯老头和混血兒勞烏倫西奧。從喬科達可以到孔拉，再到昆瓜伊，三個地方順路……”

何塞急忙回答說：

“不，不，不。明天要把你說的九個人統統找到，不管天黑天亮……”

“唔，好吧，當然可以。可以都找到。拿些錢、甘蔗酒、古柯葉^①和香煙給兩個警備隊員，就行了……”

“就是，就是！”何塞決定說。

兩個人在屋子里來回踱着。他們腳上都穿着黃皮鞋，圍着大絲圍巾，穿得很考究。馬里諾兄弟是摩雁多^②人，大約十二年前，來到山區定居下來，開始在科爾卡的

① 古柯(coca)，南美洲的一種土生灌木，葉子有麻醉性，當地人民喜歡嚼這種葉子。

② 摩雁多(Mollendo)，秘魯阿雷基帕州的首府，太平洋岸的一個港口。

商业街开设一家小杂货店，贩卖一些蔗糖、肥皂、火柴、煤油、盐、辣椒、糖酥、大米、蜡烛、面条、茶叶、巧克力糖、甜酒等生活必需品。他们用什么钱开始做买卖的呢？老实说，谁也不知道底细。只是听人说，他们原来在摩雅多的火车站上做脚夫，积攒了四百个索尔^①，这就是他们带到山区来的全部资本。他们原来穷人的习惯和思想，又是怎么样和在什么时候变成了商人和资产阶级的习惯和思想的呢？难道说，他们成了科尔卡的杂货店老板以后，他们的思想的社会基础还会依然是昔日摩雅多的劳动者的社会基础吗？一九〇九年六月的一天晚上，马里诺兄弟一跃而升上了新的社会阶级。这个变化是令人感动的。历史的跳跃既冷酷又血腥，甚至是几何形状的，就像竞技场上的数目字。

那一天是科尔卡的市长的命名日，马里诺兄弟和其他头面人物一道被邀出席市长的宴会。这是他们第一次被邀参加科尔卡上流社会的活动。这个邀请从这么高的地位降临到他们身上，来得又那么突然，起初竟使马里诺兄弟又粗野又戏剧性地狂笑不已，因为他们两个中间，没有一个敢于去应付这样的一场冒险。不管是何塞还是马特奥，都怯于到权贵们中间去周旋，不願意出席宴会。他们的穷人的腼腆，还不能适应那样的气氛。因此，两个

① 索尔(soles)，秘鲁货币单位。

人发生了一場爭執。何塞叫馬特奧去出席宴会，馬特奧却反过来要何塞去。最后他們决定拿一个生太伏来賭：誰是字，誰是背。結果是馬特奧去吃市长的那頓飯。他戴起呢帽，穿起上等毛料的衣服，賽珞璐領子和袖口的衬衣，系上領帶，脚上是新漆皮鞋。馬特奧感到自己衣冠楚楚，要不是皮鞋开始把他的脚夹得发痛的話，他簡直已經觉得自己真是个資产阶级了。这是他第一次穿皮鞋，而且又沒有另一双可适合这天夜晚穿的。馬特奧坐了下来，痛得歪着臉說：

“我不去了。我痛得厉害，几乎迈不开步了……”

何塞央求他說：

“可是这是市长請客呀！你想，跟市长一家、省长、博士以及科尔卡所有的上流人物在一起吃饭，多么光彩！去吧！別傻了！你要知道，要是这回你出席了宴会，以后大家就总会請我們，法官，医生，甚至到这里来的議員。人家以后也就会把我們看作科尔卡的头面人物。一切就靠今天晚上。你瞧着吧。只要我們进了社交界，其他的一切，財产呀，名誉呀，就都随着来啦。拉上了关系，什么都能办到。我們怎么还会有做穷人給人家瞧不起的日子呢？……”

天已晚，宴会的时间近了。經過何塞一再的央求，馬特奧终于忍住鞋子夹脚的痛楚，鼓起勇气，去出席宴会。馬特奧拼命地忍受着。他免不了要一瘸一拐地走路。他

在好奇的人群中間經過，走进市长的客厅的时候，脚在什么东西上面碰了一下，因此鞋就夹得使他更痛了。他痛得几乎要跳起来，恰巧市长夫人到門口来迎接他，那时候，馬特奧·馬里諾不知怎么一来把他痛得要跳的姿势当场变成了一个毫无破綻的討人喜欢的屈膝礼。馬特奧正确地向市长夫人致敬：

“夫人，非常荣幸……”

他握了握市长夫人的手，以稳定、潇洒甚至带有节奏的步伐，走去就坐。历史的桥梁，阶级和阶级之間的桥梁，就这样走了过去。几天之后，市长夫人对丈夫說：

“馬里諾这个人看来挺討人喜欢。以后总要邀請他才好。”

在科尔卡，馬里諾兄弟除了庫丘之外沒有別的亲属。庫丘是馬特奧和一个卖契恰酒的女人的儿子。那个女人已經同另一个情夫逃到沿海地区去了。

馬特奧現在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和商店的鋪面相連；这房子和商店都是“馬里諾兄弟商行”的产业。現在，他們两兄弟就在这所房子的一間房間里商談着买卖和計劃。

“吉維爾卡的生意怎么样？”后来馬特奧問他的哥哥說。

“平平常常……美国佬厉害得很。特別是塔伊克先生，实在难說話。那家伙！簡直是揪住了我的耳朵！”

“可是，哥哥，你應該想法子抓住他……”

“抓住他！抓住他！”何塞用狡詐譏諷的口吻連連地說。“你以为我沒有想出种种办法抓他嗎？……这两个美国佬真混蛋。我几乎每天让馬丘卡、魯維奧或者巴爾塔薩里邀他們到店里来。他們来了，就喝酒，而且总是我請客。我常常給他們弄姑娘，一起到工人宿舍里去胡鬧。我还請他們吃过好几次飯。最后……还給他們干牽絛拉皮条的事……”

“对啦！你就該这么干！”

“你知道我叫塔伊克先生轉什么念头嗎？”何塞笑着对馬特奧說。“我知道他是个迷了心窍的色鬼，就對他說，魯維奧的老婆想他想得要死。我走的那天还这么对他說來着，因为他剛剛拿工人的問題來逼迫我，我就想这样来哄他，让他軟下来，收回一个月里要一百个工人的要求……”

“結果怎么样？”

“沒办法。这美国佬只是像傻子般地呵呵笑着。差一点儿給魯維奧听到，知道了我說的話。后来，我想灌醉他，可是他也沒有屈服。最后，我把巴爾塔薩里叫来，要他假装不知道似地对他露点口風。可是這也沒有把他抓住。他对巴爾塔薩里裝糊塗。什么都試过，一点办法也沒有！”

“那么，魯維奧的老婆是真正爱上了他，还是你哄他

的？”

“哼，什么爱不爱哟！我这么說，只是为了討好他，瞧瞧結果怎样。要是那美国佬有意思，魯維奧的老婆，連魯維奧自己，都是求之不得。你是知道魯維奧的为人的。他只要能得到点好处，卖掉老婆也干……”

“好吧，”馬特奧說。“現在該睡觉了。你也累了，明天我們还有許多事情要干……”然后，他站到門邊喊：“勞烏拉！”

“我这就来，老爷！”勞烏拉在厨房里回答。

勞烏拉是一个臉色紅嫩的健壯的印第安女人。她在八岁的时候，从安第斯山的高寒地帶被她的父亲——一个穷苦的佃戶——卖給了科尔卡的神父，后来，又被神父轉手卖給松塔的一个上了年紀的地主婆，两年以前，被馬特奧·馬里諾誘奸，拐了过来。勞烏拉在“馬里諾兄弟商行”中担负着厨娘、洗衣妇、管家、使女和馬特奧的情妇等不同的职务。何塞从吉維爾卡到科尔卡来住几天，勞烏拉也經常背着馬特奧跟他睡觉。然而，馬特奧尽管对此怀疑，而且最后还从怀疑轉为肯定，勞烏拉的这一手戏法却似乎并沒有使“馬里諾兄弟商行”发生麻烦的事。相反的，这个女仆的胳膊仿佛把他們两个人更加紧密地联結起来了。这种对別人会引起爭風吃醋的事，对馬里諾兄弟說来，却加强了他們的手足之情。

勞烏拉走进馬里諾兄弟談話的房間里来，两兄弟都

斜楞着眼長時間地看着她：何塞充滿了欲念，馬特奧則有點妒忌。在勞烏拉侍候他們吃飯的時候，兩兄弟的心思都在生意經上面，沒有注意到她。可是現在，睡意來了，上床就寢的時候近了，勞烏拉就突然引起了馬里諾兩兄弟的強烈的興趣。

“你給何塞准备好床鋪了嗎？”馬特奧問她。

“准备好了，老爷。”勞烏拉回答。

“唔。給馬上了料沒有？”

“上了，老爷。我給了它三分之一的苜蓿。”

“好。待會兒馬身子涼一涼，你給它卸下鞍子，再喂它三分之一。”

“是，老爷。”

“明天一早，你上獨眼龍盧卡斯那兒去，叫他把那匹黑驃給我牽來。對他說，最遲不要過早上九點。別誤了事，因為我要下鄉去……”

“是，老爷。還有別的事情吩咐嗎？”

“沒有了。你可以去睡了。”

勞烏拉做出順從的表情。

“晚安，兩位老爷。”她說着，低下頭走了。

馬里諾兄弟的目光緊盯着勞烏拉的苗條結實的身体，羞怯地輕步走出去；石榴色的裙子拖到腳踝，束細的腰肢擺動着，肩膀高高的，头发烏黑，扎成平直的辮子，姿態很是迷人。

何塞和馬特奧的床鋪在同一間房間里。他們上了床熄了蠟燭以後，整個屋子就完全靜寂下來。他們兩個人誰也沒有睡意，但是又都假裝睡着了。他們是在思考生意經嗎？不是，他們是在想勞烏拉，現在她正在廚房里鋪她自己的床鋪。他們突然聽到她的几聲脚步聲，後來，是打開草墊子的輕微的簌簌聲。接着，勞烏拉彎下腰，開始補一只鞋子。那麼，勞烏拉在想什麼呢？想去給馬卸下馬鞍，再給它三分之一苜蓿嗎？不是的。勞烏拉想的是馬里諾兄弟。

勞烏拉因為从小生活在省城里，變得有些嬌氣，染上了許多小姐的習慣和思想。她能讀能寫。她用馬特奧給她的一點零錢，偷偷地買些耳環、發帶、白手絹、棉紗短袜之类的东西。有一天她還買了一只銅戒指和一双高跟鞋。有的星期天，她趁她的主人兼情夫還沒有起床，一早就去作弥撒。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勞烏拉總是怀着一種模糊的夢幻似的激情。她才二十歲。也許她曾經愛過一個人吧？沒有。但是她總希望愛一個人。她對她的主人只有厌恶。儘管這種厌恶由於她作了科尔卡最上層人物之一的馬特奧·馬里諾先生的情婦而產生的虛榮心，被掩蓋起來包藏起來了，但是厌恶還是存在的。在內心里，勞烏拉討厭她的主人，一個四十开外的老淫棍，烂眼皮，火赤眼，又髒，又下流，又粗暴，又同他的哥哥一樣貪婪。而馬特奧呢，對他的厨娘也連半點怜愛都沒有。馬里諾

兄弟家里有人来的时候，馬特奧总是以极度的輕蔑和侮辱来对待勞烏拉，为的是使誰都不要相信她是他的情妇，这就大大地伤了勞烏拉的心。

她同何塞的关系就不一样。何塞由于弟弟同她搞在一起，不能够公然用强力占有她，因此就用狡猾和欺骗的手段来征服她，控制她。何塞告訴她說，馬特奧是一个傻瓜，他并不爱她，而且終归会像对待庫丘的母亲那样对待她，让她受苦，逼得她跟碰上的任何一个人逃走。另一方面，他又对她说，他何塞是非常爱她的，有一天馬特奧抛弃了她，他就让她作他的“正式”情妇。另外，何塞跟从来不答应給劳烏拉什么东西的馬特奧正相反，总是答应要給她一大笔錢，尽管实际上什么也沒有給过。一句話，何塞总是用劳烏拉从馬特奧那里从来得不到的奉承和鍾愛来欺骗她。他們两个人之間的这种丑恶的特殊关系，一方面使何塞并不像他的弟弟那样冷淡和粗暴，另一方面，又使劳烏拉——她毕竟是个女人——无限制地繼續同馬里諾兄弟玩这种把戏。另外，劳烏拉也想借此报复馬特奧对她的輕視。尽管如此，如果把事情总起来作一番考察，那么就会发现劳烏拉也并不爱何塞·馬里諾。另一方面，她也弄不明白她到底是不是也像厌恶他的弟弟那样厌恶他。可是，不管怎样，她感到她和何塞之間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勉强的，脆弱的，很容易破裂的。劳烏拉好几次在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对这个人連一

点好感也沒有。而且，要是她再想下去的話，她就終于會发觉她是厌恶他的……

勞烏拉一面补着鞋，一面这样想着。

馬里諾兄弟也在床上想心事。何塞热切地在想着勞烏拉，而馬特奧則带着某种不安的心情既想着勞烏拉又想着何塞。何塞想到厨房里去。馬特奧不願意让何塞到厨房里去。何塞希望馬特奧睡着。他虽然相信馬特奧已經知道一切，可是現在他又相信馬特奧会装糊塗，迟早会睡着。可是，何塞的种种設想，与馬特奧的思想和意志实际上完全不符。这晚上，馬特奧第一次产生了某种模糊的妒忌。何塞要是真的到厨房里去的話，的确会使馬特奧感到痛苦。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晚上要这样小心提防呢？……

就这样，勞烏拉的脑子里和馬里諾两兄弟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后来，他們听见勞烏拉出去給馬卸鞍子，放上另外三分之一草料。她走路的脚步声很輕，几乎是軟綿綿的，挑逗人的，因为她穿的是平底鞋。何塞听着，欲念更厉害了。于是他不得不一口一口地干咽口水。馬特奧听见他哥哥咽口水的声音，就肯定他睡不着，于是自己心里的欲火也旺盛了。

勞烏拉回到厨房，大声地把門关上。馬里諾两兄弟都为之一震。这样把門突然一关意味着什么呢？何塞心里想，这是一个暗号，勞烏拉要表明她在想着他，表明

这个夜晚是适宜于作風流韵事的。馬特奧則在怀疑：他又跟何塞一样想，又想劳烏拉重重把門一关，恰恰是要向他馬特奧坚定地表明她忠实于他的决心。可是，何塞已經控制不住他本能的冲动。他在床上使劲地翻了个身。后来，又听到厨娘年輕的身体躺下来，压到草垫子上发出的响声。两个人欲念同样地熾烈起来。他們的床鋪变成了一把火，被单都被任意地踢了开来。房間的气氛被想像所充滿……何塞和馬特奧不知不觉地背对着背……

馬特奧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何塞一听見，就感到血液一下子涌到了脑袋里。馬特奧要到哪儿去呢？一陣野性的嫉妒控制着他。馬特奧輕輕地开了門，赤脚走到走廊里。馬特奧知道他的哥哥什么都听得見，但是他自己毕竟是那个女人的正式主人，而况欲念又已經把他弄得神魂顛倒。接着，何塞听到馬特奧在抓厨房的門，这样一只，劳烏拉就知道这是她天天来的情夫。何塞气得咬牙切齿，站起来把耳朵貼在弟弟这間房間的門上偷听。劳烏拉会开门嗎？那女人犹豫了一下，沒有立即开门。甚至馬特奧自己也在怀疑劳烏拉会不会接待他。可是，那个厨娘終于在順从“正式”主人的感情的支配下屈服了。她开始慢慢地从草垫上爬起，踮着脚尖在黑暗中走了过来。劳烏拉的迟緩，使得馬特奧恼怒得几乎丧失了理智，他更响地抓起門来。劳烏拉慌慌忙忙，碰在厨房里的石磨上，一块磨石沉重地掉了下来。接着，門开了，馬特奧

急得直打哆嗦，走了进去。何塞听完了这过程的全部细微末节，回到床上。他那焦灼的肉体的痛苦，以及他对劳烏拉和他弟弟这时候所干的事情的想像，使他苦恼得在被单里翻滚，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那样发出悶塞的咆哮。

厨房里的事情是在地上发生的。劳烏拉剛在石磨旁边倒下，就扭伤了一只手、一只肩膀和一条大腿。她偷偷地呻吟着，手腕上在流血。可是沒有任何东西能阻擋馬特奧的本能。开始的时候，他拉住劳烏拉的手，撫摩着它，舐掉手上的血迹。一会儿以后，他粗暴地抛开了劳烏拉受伤的手，按照他的习惯，发出几声鑿足了的野兽似的咆哮。劳烏拉和馬特奧自始至終都沒有讲一句話。馬特奧站了起来，小心地摸到門口走了出去，又把門慢慢地关上。何塞感到全身发热，抓住被单蒙住了头。馬特奧回到房間里来的时候，何塞的背脊上淌下了一陣几乎是火辣的热汗。

劳烏拉还躺在地上，在哭。她想起来，但是起不来。她的腿像断裂了似地疼痛。

馬特奧回到床上，就觉得冷。按照他的估計，何塞尽管模样像睡着，却肯定沒有睡熟。何塞是不是坚持要到厨房里去呢？很可能。是的，何塞总是想到厨房里去的。可是馬特奧对他的哥哥現在已經并不妒忌了。想到何塞躺在劳烏拉的怀抱里，已經并不使他难受。一陣沉重而又难于抗拒的睡意开始来侵襲他。几分钟之后輪到

何塞一下子打开门走出去的时候，馬特奧已經軒声大作，什么也听不見了。

何塞猛地推开厨房門，走了进去。劳烏拉不管疼痛，使勁地坐了起来。何塞在黑暗中摸索着，終于摸到了她。他的汗粘的貪欲的手像一只肥大的蜘蛛，落到厨娘半裸的胸部，使她气都透不过来。劳烏拉的依然沾着泪水的湿润嘴唇，和何塞的干热的嘴唇碰到一起，紧紧地接了一个长吻。劳烏拉不哭了，她的身子变軟了，平靜了。那么，劳烏拉是需要何塞的；是不是就需要何塞呢？不是。任何一个男人，只要不是馬特奧，都会引起她同样的反应。只要同跟她朝夕相处的愚蠢乏味的主人不一样的接触，就足以使劳烏拉有这样反应。而且，如果这种新的接触来得寵爱而怜惜，并且更重要的是，还是在黑暗之中偷偷摸摸，那么，劳烏拉之所以用一种不同于对待馬特奧的方式来对待何塞，也就更容易解釋了。我們已經說过，劳烏拉这个农村姑娘，已經沾染了許多城里小姐的生活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喜欢偷情。

何塞到了厨娘的怀抱里。她的身体突然发出一种混浊的气息。何塞产生了一种異样的感觉，馬上停住不动了。他聞到的这种一半是女人的一半难于辨别的气息是什么呢？从哪里来的呢？是劳烏拉的气息嗎？仅仅是劳烏拉的气息嗎？何塞立即想到了他的弟弟，一种深刻的人类的羞耻心猛烈地压倒了他，使他全身发冷。是的，馬特

奧剛剛來過這里。他的本能，就像在懸崖邊沿後退或滑倒的無繩野馬一樣萎縮了。但是，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這匹倒下的馬又站了起來，盲目地不顧一切地繼續向前进。

如果我們還沒有忘記何塞不过是欺騙勞烏拉，只要他的本能得到滿足，他的撫愛和諾言也就完結，我們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几分钟之后，何塞就离开了劳烏拉的身边，輕蔑地低声对她说：

“为了这个，我等了好几个钟头……”

“可是，你听我说，堂何塞！”劳烏拉恳求他说。“你別走，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何塞并不走近厨娘，不耐煩地说：

“什么事？”

“我想我是怀了孩子了……”

“怀了孩子了？哼，別找麻煩！”何塞冷笑着說。

“是的，堂何塞，是真的。我知道我是怀孕了。”

“你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要吐……”

“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怀上孩子的呢？”

“我不知道，可是我几乎可以肯定。”

“哼！”何塞·馬里諾不高兴地咕噥着。“这可是討厭的事。馬特奧怎么說？”

“我还什么也沒有对他說。”

“你什么也沒有对他說？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勞烏拉沉默着。何塞又對她說道：

“說話呀！你为什么不把這事告訴他呢？”

這個“他”字震响着，堅立在何塞和勞烏拉之間，好像隔开两个床鋪的一堵牆壁一样。勞烏拉和何塞对这个字的涵义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个“他”應該就是孩子的父亲。何塞說“他”指的是馬特奧，而勞烏拉則认为“他”恰恰不是馬特奧，而是何塞。因此，厨娘依旧沉默着不作声。

“这可是討厭的事！”何塞又說，准备要走。

勞烏拉哭起来，想留住他：

“是的，是你的！我是跟你懷上孩子的，不是跟你弟弟。”

何塞在黑暗中冷笑，譏刺地說：

“跟我？跟我懷上的？你想把我弟弟的皮球踢給我嗎？”

“是你的！堂何塞，是你的！是跟你懷上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她抽泣着，說不出話来。何塞辯駁說：

“可是我有一个多月沒有跟你在一起了。”

“是你的！是你的！是你的！……就是上一次。上一次……”

“可是你什么也不可能知道！你好几次都是同一夜跟我睡了又跟馬特奧睡，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这时候，勞烏拉感到有某种东西使她很不舒适。是

汗嗎？是她身子的姿勢不好嗎？是扭傷的緣故嗎？她換了个姿勢。有个东西在她的肌肉的最深处滑动……立刻，有一个巨大的难解的疑問在劳烏拉的心头闪过。的确，她怎么能够知道馬里諾兄弟中間哪一个是她孩子的父亲呢？就在現在，就在这个时候，她也感到这两个男人的血液混和在一起，在她的臟腑深处翻滾。怎么把它們分別开来呢？

“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何塞又固执地說。

劳烏拉想回答他，跟他鬧一場，但是她抑制住了。是的，她的孩子不可能是馬里諾兄弟俩共同的孩子。一个孩子总归只能有一个父亲。厨娘感到一点把握也沒有了，伤心地啜泣起来。何塞走了出去，輕輕地把門关上。

* * *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馬里諾兄弟为了工人的事去見卢納省长。他們到省政府的时候，卢納还剛剛刮好臉。

“首先，”老省長起勁地說。“請你們嘗嘗好酒……”

他到另一个房間里去拿来一瓶酒，几只杯子，兴高采烈地接着又說：

“你們猜这酒是从哪儿来的……”

“从姓張的中国人那儿买来的嗎？”

“不是的，老弟。”卢納一面大声叫着，一面把皮斯科酒①倒出来。

“从摩尼卡老大娘那儿买到的？”

“也不是。”

“是法官家里的嗎?”

“更加不对。”

何塞喝了第一杯，品着味道說：

“是維拉尔德神父的?”

“对啦!”

“味儿真不錯!”

“好酒!”

“了不起!”

喝到第三杯，馬特奧对省长开了口：

“亲爱的省长，我們要两个警备队员。”

“干嗎，老弟？……”老卢納已稍有醉意，开着玩笑回答說，“你們要給誰吃鉛子儿？……”

何塞解釋說：

“我們要找几个逃跑的工人。有什么法子呢！‘矿业公司’逼着我們在一个月內从这儿弄一百个工人到矿上去。紐約的經理处要更多的錫砂。跟我們簽了契約的印第安人拒不履行，不肯到吉維爾卡去……”

省长变得严肃起来，辯解說：

“可是問題是我現在沒有警备队员。我有的那几个，給我抓壯丁还不够。你們知道，我也在为难。州长責令

① 皮斯科酒 (pisco)，一种名貴的葡萄酒，原产秘魯皮斯科城，故名皮斯科酒。

我在下月一号給他至少抓五个壯丁去。印第安人都一溜烟似地跑了……我現在就只有两个，扣在監牢里……”他說着，走到他办公室通向廣場的門口，高聲地喊：

“安梯科納！”

“有！”一个警备队员立刻出现在門口，站住了行了个軍礼。

“警备队员們出去抓壯丁了嗎？”

“去了，老爷。”

“什么时候去的？”

“夜里一点钟，老爷。”

“去了多少人？”

“去了一个上士队长，三个队员，老爷。”

“营里还有几个队员？”

“还有两个，老爷。”

“你們看！”省长轉向馬里諾兄弟說。“我所有的，只够用，沒有多的。这些警备队员就爱鬧别扭，装病，不肯帮我的忙。他们是些酒鬼，懒虫。我答应他們只要给我抓来壮丁，就给他们升级，发奖；给他们皮斯科酒、古柯叶、香烟，最后，还授权他们对印第安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用鞭子或是用馬刀，不管我的事。我只管给我把人抓来，不要左考虑右考虑的……”

卢納做出一副极其冷酷的表情。勤务兵安梯科納在省长点头許可后，又行了一个礼走了。省长来回地踱着，

心事重重，愁眉不展。馬里諾兄弟也心事重重地站着。

“警备队员們什么时候可以把壮丁抓回来呢？”何塞問省长。

“我想大約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

“好吧。那么，警备队员們到晚上，譬如說八、九点钟的时候，就能够同我們去找工人了。”

“到那时候再瞧罢。队员們早晨起来太早，今天晚上需要休息。”

“那怎么办呢？”何塞不高兴地說。“‘矿业公司’逼着我們……”

“另外，”馬特奧接上去說。“要是不把我們所需要的警备队员給我們，那么我們就完全不可能履行公司的义务了。”

因为在秘魯，特別在山区，老板們就是利用警备队员來强迫工人履行他們所簽訂的契約的。一个工人欠的債務，也是可以用武力来强迫他偿还的，就像他犯了罪一样。还有，一个工人签了契約，就是說，他向本国或者外國的工业企业出卖了他的劳动力，或者是答應在某一时期內出卖他的劳动力，而到期不履行，那么，政府当局就会把他当作一个罪犯那样追捕他。他一旦被抓到，就根本不听他的辯護，用武力强迫他做他所答應的工作。总之，这是一种强迫劳动的制度。

“到末了，我們总可以談得通，总可以使双方的利益

得到協調的。”省長以妥協的口氣說。“等着瞧吧。我們還有時間……”

馬里諾兄弟失望了，一道嘟噥說：

“好吧，就這樣吧，……”

省長拿出表來：

“十點三刻了！”他嚷道。“十一點我們要開兵役會議……”

就在這個時候，委員會的委員們開始到省長的辦公室來了。第一個來的是市長帕加，他是卡塞雷斯^①手下的老騎兵，年紀很老，駝着背，是個極其狡詐的家伙。接着，初級法院的法官奧爾特加博士，省城的醫生里阿尼奧，和科爾卡的紳士、省里最大的財主伊格萊西亞斯，一道來到。奧爾特加博士長着一身治不好的疥瘡；他是利馬人，但在科爾卡已經作了十多年的法官。人們談論着他的一段可怕的丑史。他有過一個情婦，名叫多米蒂拉；他大概是瘋狂地愛着她，可是多米蒂拉在一年之前死了，人們說，奧爾特加博士忘不了她。她埋了幾個星期以後的一天夜間，這個法官化了裝，秘密地到墓地里去，把她的尸体刨了出来。這件事情，奧爾特加博士是帶着兩個他絕對信任的人一道去干的。這兩個人是一桩嚴重的刑事案件的被告，後來法官為了報答他們那天夜間給他

① 安德烈斯·阿維利諾·卡塞雷斯(Andrés Avelino Cáceres)，一八八六至一八九四年的秘魯總統。

的帮助，作了对他们有利的判决。可是，奥尔特加博士为什么要刨尸体呢？人们说，尸体刨出来以后，法官就命令那两个人走开，让他自己单独跟多米蒂拉留在一起。人们还说，奥尔特加博士独自一人对死者身体所干的事，是一桩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这事虽然没有人看到，可是大家都这么说……这是真的吗？或者，可以这样猜想吗？多米蒂拉死后，法官的性情变得忧郁而神秘，甚至非常古怪而不安。他很少在街头露面。也有人说，他现在同多米蒂拉的一个妹妹赫诺维娃住在一起。这个人的生活中，有多少心理错综和身体疾病呢？他蓄着大胡子，半瘸着腿，脖子上经常围着棉花或绷带。当他披着斗篷，身子弯成一团，在街上走过或者去参加一次官方的会议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通过眼镜东张西望。人们一看到他，就会有一种微妙的不能忍受的不快之感。有的人就赶忙掩起鼻子来。

里阿尼奥大夫在科尔卡是个新人物。他是个三十来岁年纪的年轻人，据说出身于伊卡的世家，服装时髦，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温文尔雅。他经常说自己是一个理想家，一个热心的爱国者，尽管这样，也掩盖不了他的热衷于向上爬的本质。他是一个光棍，一个舞迷，当地的女孩子都在瘋狂地追逐他。

至于说到伊格莱西亚斯老头，他的小传挺简单：科尔卡城里五分之四的土地都是他的产业。此外，他还有

一个生产谷物和牲畜的大庄园——“托巴尔庄园”。那个庄园是如此之大，庄园上的农奴和牲畜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自己也說不清到底有多少。伊格萊西亞斯是怎样搞起这么大的产业来的呢？就是靠放高利貸和剝削穷人。他无耻地肆意掠夺，以至成了民間歌謠和舞蹈的題材。歌謠中有一首是这么說的：

現在我可认清楚了
你这托巴尔的地主老倌
你搶走穷苦人的面包
和他們的血汗一道吞下……
你搶走穷苦人的面包
和他們的血汗一道吞下……

这个大地主家里的人很多。他的大儿子即将在利馬的医学院毕业，而且已經宣布当了省議員的候选人了。

卢納省長在官場里混过很长时期，經历了不少滄桑。他是一个退休的警备队长，有着玩弄阴谋的天才，既会勾引女人，又精于赌博。十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倒过官运。他同所有的国會議員、部长和州长們，都混得很好。可是，由于他的殘忍和做事不謹慎，他在一个位子上总呆不长久。因此，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共和国，担任过省长、警官、警备队的头子、軍官等等职务。在他的宦海生涯中，有一桩事情是始終一致的，那就是由于他的阴谋、放纵和

罪恶，他到处都要惹起騷亂、暴動和流血事件。

馬里諾兄弟走出省政府以后，兵役委員會的會議就开始了。省長的秘書波阿多——一個臉上長滿疙瘩、喉嚨嘶啞、寫得一手好字和故作多情的年輕人——念着上一次會議的記錄。誰也沒有對記錄表示什麼意見。後來盧納對秘書說：

“你把公事念一念。”

波阿多翻开几頁紙，開始高聲地念道：

“州长大人來了一個電報，內容如下：‘科爾卡，省長。月底請即將所需定額壯丁解來勿誤。州長萊德斯馬（簽名）’”

这时候，廣場上响起了一陣馬蹄聲和人群的嗡嗡聲。省長連忙打斷他的秘書說：

“等一等！壯丁來了……”

秘書把頭伸出門外看了看，說道：

“是的，是壯丁。可是有好大一群人跟着來。”

兵役委員會暫時休會，委員們都到門口去看。有一大群人跟在警備隊和壯丁后面，他們當中大部分是來瞧熱鬧的，男的、女的、孩子，都有。他們隔着一段距離，瞪眼瞧着壯丁——兩個印第安青年。這兩個壯丁徒步走着，跟在騎馬騎驃子的警備隊員后面。他們的腰被繩子捆住，拴在驃子的脖子上。他們每一個人后面，跟着他們哭哭啼啼的家屬。警備隊長在省政府門口停住，下了馬，對兵役

委員會的委員們行了个軍禮：

“帶來了兩個，老爷！”他高聲地對省長說。

“他們是應徵來的嗎？”盧納異常嚴厲地問。

“不是，老爷，都是‘募’來的。”

省長又問了一句什麼話，但是由於人聲喧鬧，誰也沒有聽見。省長於是提高聲音威風十足地問：

“他們是誰？叫什麼名字？”

“他們叫伊西多羅·耶佩斯和布勞略·孔丘科斯，老爷。”

一個非常瘦弱的老頭，頭上戴的一頂大草帽一直罩到耳根，斗篷的前襟翻在肩上，短上衣和褲子都十分褴褛，一只手里還拿着一只草鞋，在人群中擠開一條路，來到省長面前。

“老爷！大老爷！”他可憐巴巴地合着手掌說。“您放了我的布勞略罷。放了他吧！我求您開恩，老爷！”

另外兩個穿着斗篷和哭泣着的五十來歲的男人，和三個赤着腳的女人，突然走出來，跪在兵役委員會的委員們面前：

“老爷！干嗎呢，干嗎要抓伊西多羅呢！老爷！放了他！放了他！放了他吧！”

那三個印第安女人——伊西多羅·耶佩斯的祖母、母親和姐姐——跪在地上號哭着，哀求着。布勞略·孔丘科斯的父親走上去吻省長的手。另外兩個印第安人——

伊西多罗·耶佩斯的父亲和叔父——轉过去对着耶佩斯，給他戴上了帽子。

不久，省政府前面就挤了一大堆人。一个警备队员下了坐骑。另外的两个仍旧騎在驃子上，每个人旁边站着一个用绳子拴住的“募”来的壮丁。布劳略·孔丘科斯約有二十三四岁，伊西多罗·耶佩斯則有十七八岁。他們两个人都是瓜卡蓬戈的雅那庫納^①，还是头一遭来到科尔卡。他們是文盲，同科尔卡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一点关系都沒有。可以說，他們是秘魯国家生活以外的化外之民。他們同国家生活的唯一联系，就仅仅限于时常被迫給他們連看也沒有看見过的机构或人物当差和干活：开辟灌溉渠道，开垦处女地，背負谷物的袋子、石头或者树木到不知道的地方去，赶着駄不知道里面裝着什么东西的包包和箱子的駱駝队伍，套牲口犁地，把結实累累的谷穗堆成金字塔一般的大堆，整晚整晚地照管着給地里放水，給馬裝上鞍桥又卸掉鞍桥，割苜蓿和大麦，放牧猪、馬、牛群，給非常闊气也非常殘酷的陌生人抬轎子；还要下矿井，挨拳打脚踢，进监牢，搓绳索，給成堆的馬鈴薯削皮，經常忍饥挨餓，衣不蔽体，嚼着用一点点甘蔗酒和契恰酒弄

① 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开始施行的一种压迫印第安人的制度，即农民从属于土地，終身不得离开，他們除了給地主繳納地租外，还要应各种徭役，实际上等于农奴；这种农民，就叫做雅那庫納(yanakuna)。

湿后作成的古柯叶丸，他們的妻女給豪强任意夺取和糟蹋……此外，他們还要被“征”“募”入伍，也就是說，被抓到科尔卡来强迫服兵役。这两个雅那庫納懂得什么是强迫兵役呢？他們又知道什么叫祖国、政府、公共秩序、宪法保障呢？宪法保障！这是什么东西呢？誰應該提供这种保障，誰又是能够享受这种保障的人呢？土著民族只知道他們自己是一些不幸的人。至于什么“征”“募”入伍，他們只知道作威作福的警备队员們不时降临到山地中他們的茅屋里来，把最年輕的印第安人拴在他們的驃子上带走，鞭打他們，拖着他們飞跑。把他們这样地带到哪儿去呢？这就沒有人知道。究竟要把他們帶去多久呢？印第安壮丁“入伍”后就沒有一个再回到他的故乡来。他們是否由于患了不知道的疾病，死在異地他乡了呢？是否被其他莫名其妙的警备队员或队长把他們杀死了呢？也許他們是在那种荒僻无人的道路上被抛棄了，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踪影？誰知道他們是不是幸福地活着呢？不，他們很难是幸福的。雅那庫納絕對不可能得到幸福。那些被“征”被“募”的一去不复返的年輕人，一定是不幸的。

布劳略·孔丘科斯家里就只有他的老父，一个十岁的妹妹和一个八岁的弟弟。他的母亲患黃热病死了。两个哥哥也都患黃热病死了。三、四年前，这种傳染病在康納斯和它的附近害死了許多人。布劳略爱着瓜卡蓬戈的

一个牧牛人的女儿芭芭拉，想娶她作妻子。早上五点钟天还没有亮，警备队就突然来到了布劳略的家里，孩子們吓得直哭。父亲跟着被抓的壮丁一起走的时候，对他们說：

“你們到芭芭拉那儿去吧！到芭芭拉那儿去吧！叫她弄飯給你們吃！去吧！別待在这儿！去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同布劳略一道回来！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

孩子們使勁地抱住布劳略和老人的腿哭嚷：

“啊，爸爸！你別走啊！別把我們丢下！你別走啊！……”

一个警备队员抓住他們的胳膊，一下子就把他們甩开了。可是，警备队员騎上驃子的時候，两个孩子又很快地跑到老人和布劳略那儿，死命地号哭着不讓他們走。老人拉开他們，安慰他們說：

“得啦！得啦！別哭啦！去吧！到芭芭拉那儿去吧！”

布劳略想抱抱他們，可是他的双手已經被反綁起來了。

騎在馬上的队长狂暴地叫道：

“走，老家伙！他媽的你开步走，別給我們添麻煩了！……”

一群人动身了。队长騎着馬在前面小跑，后面是带着另一个壮丁伊西多罗·耶佩斯的队员。耶佩斯被拴在

他的骡子上，徒步走着。再后面，是另一个队员，带着布劳略·孔丘科斯；他也被拴在骡子上，靠两只脚赶路。布劳略腰里系着的绳索突然猛烈地一拉，要不是他被紧扣在骡脖子上，准就被拖倒在地上了；于是布劳略开始跟着骡子的加速的步子奔跑起来。这一队人马殿后的是另一个警备队员，一路抽着烟。壮丁们的家属跟在他们的后面。

带着布劳略的那个队员的骡子起程的时候，紧紧地扯动了拴住布劳略的绳索；他一迈开步就把他的弟弟和妹妹都撞翻在地上。布劳略在他妹妹的肚子上踩了一脚。小女孩摊开手脚躺在地上，有几秒钟光景连气都轉不过来。那男孩子却立刻爬起来，失魂落魄地在布劳略和他的父亲后面跟了一段路。天色还黑，他的脚好几次撞在窄狭的小路的石头上面，滚进灌木和荆棘丛里。人马喧嚣的声音很快地去远了，孩子停下来，止住了哭泣，倾听着。茅屋的四周笼罩着一片深沉的寂靜。然后，一阵輕風吹过种植在井旁的花草。那女孩子醒轉来以后，又开始号哭着高声叫喊起来：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布劳略！胡安！”

于是那男孩子胡安就跑回到茅屋来。他們两个人爬上吊床，扯着几块粗布单子盖上身子，又号哭起来。那些又叫又罵地打着他們的老父，打着布劳略，把他捆綁起来的警备队员們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他們的心底。这些衣服上縫着一大排閃閃发亮的鈕扣的帶着枪的怪物，是什

么东西呢？他們是从哪儿来的呢？他們是什么时候扑到茅屋里来的呢？他們为什么要带走布劳略和他們的老父呢？他們拳打脚踢！他們恶狠狠地揍他們两个人！为什么呢？难道他們和別人一样也是人嗎？胡安很怀疑，可是他的姐姐止住了哭泣，說：

“他們是和大家一样的人。跟爸爸和布劳略一样。我瞧見了他們的臉，也瞧見了他們的胳膊和手。有一个还摃了我的耳朵，尽管我一点也沒有惹他……”

女孩子又哭起来。胡安有些气噎，不安地對她說：

“別作声！別哭了！要不他們会來把我們也抓走的……別作声了！他們都是妖怪！他們的腰里都帶着馬鞭子。他們的脑袋是圓的，嘴是尖的。你瞧着吧，他們还会来的！”

“他們讲话跟大家一个样。他們說：‘哼，你逃不了啦！’‘老混蛋！’‘走哇，娘子养的！’他們穿得跟驴子一样，走起路来橐橐响。你看見他們到哪儿去了嗎？”

“他們上了大路，到山洞里去了。他們会来的！他們会来的！他們是从山洞里钻出来的！媽媽就这么說过！說他們靴子上帶着刺，手里拿着鞭子，脚下燃着火焰，騎着嘶叫的驃子，从山洞里出来！”

“沒有的事！媽媽不是这么說的！這些人都是基督徒，跟我們一个样！他們明天会再来的；你会看到他們是基督徒的。你等着瞧他們吧！你等着瞧他們吧！”

胡安和他的姐姐都沉默了。他們还在自己問自己，为什么那些人要把布劳略和他們的爸爸帶走。他們要把他們帶到哪儿去呢？他們會放掉他們嗎？什么时候放掉他們呢？他們要拿他們干嗎呢？……女孩子平靜了下來，說：

“还有其他的人呢？那些跟他們一起走的男人和女人呢？你沒有瞧見嗎？他們都是基督徒！他們都是基督徒！这我是知道的！”

“其他的人，其他的人确实是基督徒。”胡安总是用狂热和恐惧的声調來反对。“可是他們的同伴却不是。他們也像爸爸和布劳略一样，是从他們的家里抓出来的。他們會把所有的人都弄到山洞里去。你瞧着吧，在天亮以前就弄去！魔王們的宮殿就設在山洞里。他們飲酒作乐，把人弄去永远留在那儿侍候他們。有的人逃了出来，可是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死在里面了。等他們老了的时候，就会被丟到火里活活燒死。有一回有一个人逃了出来，把这些事儿都讲給家里的人听了……”

胡安的姐姐已經睡着了。胡安还一直久久地在想着警备队员們，只有在天已亮了的时候，他开始感到有点冷，才睡着了。

瓜卡蓬戈离科尔卡很远。警备队为了要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赶到科尔卡，不得不走得很快，而且还常常赶牲口小跑。壮丁們的家屬时常給拋在后面。可是两个壮丁則不管願意不願意，都得跟上牲口的步子。在开始的时

候，他們跑起来还不太費力。后来，走了几公里以后，他們开始委頓下来，沒有力气跟着牲口跑了。雅那庫納总是善于跑路和能跑路的，可是这一次的考驗却太过份了。

从瓜卡蓬戈到科尔卡的路，其土质、寬狭和方向經常改变；但是，一般說来，这条路是狭窄的，石子很多，沿路都是灌木丛和大岩石，大部分又都复杂曲折，一会儿爬高山，一会儿下陡坡，一会儿又突然面临悬崖絕壁。要通过的两条河：帕塔拉梯河与瓦亚耳河，都沒有桥梁。第一条河河水很淺，可是瓦亚耳河在这一带却終年急流汹涌，要涉水过去总是既困难又危險。

牲口和壮丁好似在比賽跑路的速度。警备隊員們不停地用馬刺踢着或狠狠地鞭打着他們的牲口。尽管路途曲折陡峭，他們还是一直奔馳。天还黑的时候，有好几次牲口騰起前蹄，不肯越过河沟溪澗或者泥沼地帶。那个队长怒火冲天，破口大罵，用馬刺狠狠地亂踢他的坐騎側腹，用繮绳抽打它的耳朵和臀部。他下了馬，从皮鞍囊里拿出一瓶皮斯科酒，喝了几大口，又命令其他的警备隊員也照样做。然后，他就把壮丁們的家屬叫过来，叫他們赶牲口。牲口終於被赶动了。它們四脚深陷在泥浆里面，經過一番拼命的掙扎，才跨过去到了另一边的路面上。壮丁們呢？他們怎么走过这种糟糕的地帶的呢？跟牲口一样，只是有一点不同，就是他們絲毫不加反抗。他們第一次到了一个陡峭的悬崖边沿，看來已經沒有路了。

伊西多罗·耶佩斯大着胆子对带他的那个警备队员说：

“当心，老爷！我们会摔下去的！”

“住嘴，畜生！”那个队员回答，照面给了他一巴掌。

伊西多罗·耶佩斯的鼻子被打出了血来。从此以后，这两个壮丁就一声也不吭了。警备队员不久就都醉了。队长想尽快地到达科尔卡，因为在十点钟的时候，他要赶到军营里跟几个朋友玩骰子。跟随着耶佩斯和孔丘科斯的那群印第安人，有时候并不跟在队伍后面，因为他们对这一带地方非常熟悉，而且他们是步行，就离开了大路，抄小路或穿过原野，一会儿就从另一面过来了。他们攀上悬崖峭壁，滚过平滑的岩坡，像山羊那样沿着峡谷的羊肠小径穿行；他们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或者在一棵倒下的树干上保持平衡地走着，越过河流。

涉过瓦亚耳河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布劳略·孔丘科斯差点儿死去。队长的马顽固地反抗了一阵之后过了河。带着伊西多罗·耶佩斯的那个警备队员跟着也渡了过去。但是第二个队员的骡子到了中流的时候，它的腿站不稳了，踉踉跄跄地被水向下游冲了一段路。水淹到了它的肚子。警备队员的腿也看不見了，他大为惊慌，使劲地鞭打着叱骂着他的牲口。而那个壮丁，尽管水已经淹到胸前，在危险面前却表现得既冷静又镇定。

“嘿，走哇！”吓坏了的警备队员对他讲。“站稳！向

前！走过水去！拉住骡子！拉！向前！向前！当心别叫水冲走！……”

在河两岸的其他警备队员，看到急流快要把骡子冲翻，连带警备队员和壮丁一起冲下去，都惊慌地叫嚷着，疯狂地乱跑着。只有这个处在危险中的壮丁，和已经在瓦亚耳河对岸的伊西多罗·耶佩斯，却依然那么沉默，冷静，面不改色。带着布劳略·孔丘科斯的队员，在极度的恐怖中失去了自制，只知道狠狠地鞭打孔丘科斯的脑袋。被捆綁着的孔丘科斯，臉上开始冒出血来，可是他既不肯为脱离险境出一点力，也不說一句反抗的怨言。伊西多罗·耶佩斯只是因为对路途上的危险提出警告，就挨了揍，那么，还用得着說什么和做什么呢？雅那庫納们很明了他們的处境和他們的命运。他們无足重輕，自己什么也不能作主，而警备队员們却正相反，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另外，布劳略·孔丘科斯在那天早上一下子对生活完全失去了兴趣和感情。他看到大兵們夜里拥到他家里来，把他拳打脚踢，把他捆綁起来，他感到从此以后一切都完了。他們会把他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就像那些雅那庫納青年一样，永不放他回来。既然这样，在河里溺死或者以其他方式死去，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布劳略·孔丘科斯和伊西多罗·耶佩斯对警备队员們突然产生了一种沉默的剧烈的仇恨。他們模模糊糊地感到，尽管警备队员們也不过是执行着一种他們所不知道也无法知道

的意志的工具，但是他們自己也非常殘酷无情。布勞略·孔丘科斯看到帶着他的隊員的恐惧，暗地里感到高興。要是流水把他們卷走了的話，那豈不正好！布勞略不是已經看到水在沖洗着他嘴角流出來的血液了嗎？接着他感到面上挨了好幾鞭子，這就看不見了，血糊住了他的一個眼睛。他的全身隨即搖晃起來。有一個時候騾子和壯丁都像拔起的樹幹一樣，被急流沖得直晃動。但是，那個吓得發瘋了的隊員為了要逃避死亡，一股勁地用力鞭打着牲口和這個雅那庫納。鞭子就像雨點一樣落在布勞略和騾子的頭上。

“他媽的！”警備隊員恐怖地叫罵着。“騾子！騾子！走哇，臭印第安人！走！走！……”

騾子拼着最後的一點力氣，終於帶着警備隊員和孔丘科斯這雙重的負擔渡過了瓦亞耳河。這一隊人馬繼續着他們的行程。太陽開始烤炙大地。過了瓦亞耳河之後，他們要走一段漫長的上坡路。可是隊長更加頻繁地踢着馬刺和揮動鞭子。牲口四蹄不停地步步登高，兩個壯丁也跟着它們往上爬。他們只是偶爾停下來歇息一下。為什麼呢？是不是騾子走不動了？是不是兩個雅那庫納走不動了？是不是騾子和壯丁都累了？

“你裝死，不走了！”警備隊員們對雅那庫納說。“走哇，他媽的！快走！走，別吊住騾子！要不，老子就拿繩子抽死你！”

壯丁和牲口都渾身是汗，氣喘吁吁。騾子身上的毛都粘住了，團成上千個卷渦和箭頭。它們的胸前和腹側都淌着汗水；它們咬着嚼口，噴出很多唾沫。它們的前蹄在光滑的石頭上打滑，或者一瞬間一動不動，把身子彎得像弓，拼命掙扎着。這時候，牲口把頭朝前伸，耳朝後伏，嘴唇抵到地面上。它們的漲紅的發干的鼻子張得異常地大。然而，耶佩斯和孔丘科斯却疲乏得更加厉害。他們兩個人人都沒有鬚子，身上披着骯髒的黑棉布衫，在炙熱的太陽下都沒有戴帽子，長着茧子的腳底踩在地上，兩臂朝後捆綁着，腰里被一條皮繩拴在騾子的脖子上。他們都滿臉血污。孔丘科斯一只眼睛腫了起來，臉上還帶着好幾處紅腫的傷痕。他們倒下去又爬起來地走上那段上坡路。為什麼是倒下去又爬起來呢？因為甚至連要倒下去也不能夠呀！在上坡路的最后一段，他們已經完全精疲力盡，只是像棍子和石頭一樣毫無知覺地讓騾子拖着走。布勞略·孔丘科斯和伊西多羅·耶佩斯由於疲乏過度，已經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他們的神經已經不起作用，肌肉松弛，关节損傷，精神由於天氣炎熱和連續跑了四個鐘頭的緣故而處於昏迷的狀態。他們與其說是活着还不如說是成了兩團死肉，整個身體幾乎是掛在騾子上，任凭它拖着走。他們全身出着冷汗，唾沫和血液混和着從張開的嘴里流出來。耶佩斯的身上開始發出一種令人作嘔的臭氣。沿着他的腳踝，流出來一種黃色的粘液。這個壯

丁由于极度的疲乏，不能自制，一路拉出大小便来。

“这家伙在拉屎！”带着他的那个警备队员捂着鼻子叫。

警备队员们都笑起来，更加紧地踢着马刺催赶牲口。

在科尔卡的省政府前面，那些好奇的人挤近伊西多罗·耶佩斯的时候，也都笑着，立即掏出手帕急忙躲开。可是，他们走近布劳略·孔丘科斯的时候，就留在那儿，长久地注视着他那可怜的打伤的脸。城里有几个妇女很愤怒，喃喃地说着抱不平的话。群众中立即引起了一阵剧烈的骚动。在进科尔卡之前，警备队员在一条河沟边给孔丘科斯洗了洗脸，但是这样一来，他脸上的伤痕和打肿的眼睛就更加显著了。当时警备队员还把两个壮丁的头一起按在冷水里泡了一阵，使他们清醒一下。这样，耶佩斯和孔丘科斯才能够从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走着进城。

“警备队打了他们！”人们高声叫着。“看他们的脸成了这个样子！还在流血！在流血！真野蛮！这批强盗！恶棍！凶手！……”

科尔卡的很多居民都显得极为愤慨。城里的人都同情起两个壮丁来。这阵集体的愤怒的浪潮，一直冲到了兵役委员会委员们的脚下。卢纳省长在人行道上迈出了一步，怒气冲冲地对人群叫道：

“静下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嚷什么？你们干嘛吵闹？……”

帕加市长走近他，拉着他的胳膊說：

“省长大人，這事儿您不用操心。來吧！到我們這儿來吧！……”

“不！不！”省長凶狠地咆哮着。他同馬里諾兄弟一道灌下的那几杯皮斯科酒，使得他充滿了醉醺醺的怒气。

卢納在人行道旁尽力挺直着身子，向站在他前面等候他的命令的警备队长說：

“把壯丁帶过来！帶他們进来！”

“是，老爷！”队长回答着，把命令傳給隊員。

警备隊員們把两个壯丁从騾子脖子上解开，讓他們的臂膊依旧反綁着，用皮绳扣住他們的腰，解到兵役委員会的办公室里去。耶佩斯和孔丘科斯在警备队员的推搡下，艰难地走着。人群看到他們皮色发紫，一声不响地垂着头，身体衰弱得几乎快要死的样子，又一齐不平地騷动起来。

“凶手！”男男女女都怒吼着。“几乎把他們都折磨死了！强盗！凶手！……”

两个雅那庫納的家屬想跟着壯丁到省政府里去，但是警备队拦住了他們。

“退后！”队长狂怒地大嚷，威胁地拔出了他的佩劍。

等耶佩斯和孔丘科斯一走进去，手里拿着枪的队员們就站成一排，封鎖了大门。有几个队员还对群众威吓和謔罵：

“畜生！你們知道个什么！胡說八道！蠢貨！都是些驃子！……什么也不懂！骯髒的山区乡巴佬！蠢猪！……”

警备队员們大部分来自沿海地区。他們就这样来辱罵山区的人。秘魯沿海的居民极其瞧不起山区的居民，而后者对这种輕視也憤怒地怀恨在心。

群众挤在省政府門前，被警备队员持枪拦阻着，越来越憤怒地騷动起来。他們和武装的警备队员之間，展开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你們干嗎把他們打成这样？干嗎？”

“因为他們想逃跑。因为他們躲在家里用石头打我們……野蛮的印第安人！都是些罪犯！”

“不对，不对！你們撒謊！”

“哼，那么，老子就喜欢这样……”

“凶手！你們干嗎要把他們綁起来？”

“因为老子喜欢！”

“什么征兵不征兵的！往后还不是把他們送到庄园里矿場上去干活，搶他們的錢，搶他們的地，搶他們的牲口！……这批狗强盜！这批賊！賊！……”

一个队员狂暴地叫起来：

“哼！活見鬼！住嘴！要不我就开枪了！……”

他端起枪，做出向群众瞄准的样子，群众高声叫罵着，回答他的威胁。这时候市长帕加出現在省政府門口。

“諸位！”他用一种客套的口吻来掩饰着恐惧，开口說。“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請靜一靜！請靜一靜！請冷靜一点，諸位！……”

这时候，人群中挤出来一个市民，冲到帕加市长面前，很激动地然而也很有力地对他說：

“市长大人！市长大人！民众要求看到这件事情到底如何处理，并且請求……”

警备队员們抓住了他的胳膊，按住了他的嘴，不让他再讲下去。可是科尔卡的这个老奸巨滑的市长却命令警备队员們让他继续往下讲。

“大人，民众要求按正义办事！”

“对！……对！……对！……”群众附和着說。“按正义办事！处罚殴打壮丁的家伙！处罚凶手！”

市长的脸色苍白了。

“你是什么人？”市长俯身問这个敢于这样跟他說話的人。“你进来！到省政府里来！我們談談。”

这个人走进省政府里去了。可是这个行使公民权利的特別勇敢的人是誰呢？在科尔卡，民众对抗政府当局的行动，并不是常有的。省長、市长、法官、医生、神父、警备队员，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享有着无限的自由。在科尔卡，对这些官员从来沒有公开的惩罚和社会的监督。不仅如此，就是最可恶最下流的濫用职权的事件，在民众中間也不过是引起一陣沉默、模糊、紊乱的憤懣的情緒而已。

在省里，政府和公务人員犯了罪可以逍遙法外，是一种司空見慣的事情。可是，現在却发生了一种新的从未見过的情况。耶佩斯和孔丘科斯的案件激怒了群众，而从群众中竟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敢于发出抗議，不怕当局的憤怒和报复，要求主持正义。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誰呢？

这个人就是铁匠塞尔万多·瓦卡。他出生于北部山区的馬拉涅河畔，在科尔卡大約只住了两年光景。他的生活是奇特的，既沒有妻子也沒有亲属，既不喜欢娱乐也沒有很多朋友。他一个人独居，老是守着他的打铁炉子，連飯也是自己做。他是个純粹的印第安人，顴骨高聳，褐色皮肤，一双深陷下去的小眼睛閃閃发光，头发平直墨黑，身材中等，带着一种不喜欢交际的几乎是愁悶无言的表情，年紀約莫有三十来岁。他是那些最先圍住警备队和雅那庫納的好奇者中間的一个。他也是在省政府前面带头叫喊声援雅那庫納的人。其他的人对于这种虐待的事例，原来是有所畏惧而不敢干預的，塞尔万多·瓦卡鼓励着他們，自己成了抗議运动的領導者和鼓动者。从前，他在生产蔗糖的契卡馬山谷地区做机器匠的时候，已經好几次参加了类似的反抗豪强恶霸的罪行的行动。这些經歷，以及他在几个工业城市中当工人謀生所得到的严酷体験，使他对于人間的不平产生了日益增强的痛苦和憤怒。瓦卡觉得，在这种痛苦和憤怒中，他自己个人利益的关系并不太大。他自己只有很少几次吃过那些“人上人”的亏。

但是，他所看到的对其他可怜的工人和印第安人的惊人虐待事例，却多得不可胜数。因此，塞尔万多·瓦卡的痛苦和对强暴的官府或地主的愤怒，与其說是为了自己个人，不如說是为了集体或者說是为了所有的人。另外，他也明白，其他工人看見別人受到无法无天的虐待时，也会产生同样的这种打抱不平、團結一致、为了集体的感情。最后，塞尔万多·瓦卡有时候和一起干活受苦的伙伴們参加过一些小型的协会或者初期的工会，在那里得到的刊物上和小册子上，讀到过同他所熟知的这种不公平的事情有关的題目和問題，讀到过受苦的人們應該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同不公平的現象作斗争，使它从世界上消灭，这使他深信，不公平的事情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生，总是必須极力加以反抗。从那时候起，他的全副精神，就日日夜夜用来痛苦地把这些念头反复思考，反抗的决心也就逐渐增强。塞尔万多·瓦卡是不是已經有了阶级觉悟呢？他是不是觉察到了这一点呢？他的唯一的斗争策略可以归結为下列两个简单的方面：社会上一切受到不公平压迫的人的團結，以及群众的实际行动。

“你是誰？”卢納省长看到瓦卡由帕加市长領着走进他的办公室，就怒冲冲地质問。

“这是铁匠瓦卡。”帕加回答，安慰省长。“让他来吧！让他来吧！不要紧！他想看看壮丁。他說壮丁受了亏待，折磨死了……”

卢納打斷了他的話，激怒地對瓦卡說：

“什麼亏待不亏待，壞蛋！狗雜種，滾出去！”

“不要緊，省長大人！”市長又求情說。“讓他來吧！我請求您！他想看看壯丁怎麼樣了！就讓他看得啦！他們就在那兒！讓他看得啦！”

“對，省長大人！”鐵匠沉着地接口說。“民眾要求這樣！我是外面的群眾派來的。”

里阿尼奧醫生的自由主義思想被打動了，插上來，禮貌十足地對瓦卡說：

“很好！既然是民眾的要求，你就有權利這麼做。省長大人！”他轉過身子客氣地對盧納說。“我認為這個人可以待在那兒。他一點也不妨礙我們。照我看來，兵役委員會的會議可以繼續開下去。我們可以研究研究這兩個壯丁的問題……”

“我看這樣也好，”市長說。“省長大人，我們得爭取時間。我還要……”

省長考慮了一下，再看了看法官和大地主伊格萊西亞斯，然後表示同意：

“好吧。兵役委員會的會議繼續開下去。”

於是大家各就各位。伊西多羅·耶佩斯和布勞略·孔丘科斯站在辦公室的一頭，由兩個警衛隊員看守着，腰里還是系着一根繩索。這兩個壯丁現出一種致命的青紫臉色。他們好像已經頻于死亡，用蒙矓恍惚的眼光冷漠

地看着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布劳略·孔丘科斯的精力已經极其衰弱，困难地呼吸着，手脚都在哆嗦，脑袋像垂死的人那样垂下。有时候他昏迷过去，要不是警备队员把他的身子扶住，他就倒下来了。

塞尔万多·瓦卡走到这两个雅那庫納旁边，帽子拿在手里，神情激动，但是表現得既坚定而又冷靜。

兵役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就座之后，广场上傳來了一陣震耳的喧鬧声。站成一排擋住門口的警备队员們，用肆意的謾罵和威胁，回答着群众。队长跳到人行道上，对站在最前排的群众使劲地揮舞着他的佩劍。

“他媽的！”他暴跳如雷地咆哮着。“往后退！退后去！退后去！”

卢納省长怒吼着发出命令：

“队长！由你維持秩序，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授權給你！……”

門口发出了一陣抽抽噎噎的哭声。那是伊西多罗·耶佩斯的祖母、母亲和姐姐。她們合着手掌跪在地下，要求让她們进去。警备队员用脚踢她們，用枪托打她們，把她們赶开。

里面，主持會議的卢納省长說：

“好吧，先生們。你們已經看到，队伍剛帶來两个瓜卡蓬戈的壮丁。因此，我們要根据法律来审查一下这两个人的問題，以便决定把他們列入下一批应募壮丁的名

額，送到州政府去。秘书先生，首先請你念一念‘义务兵役法’上面有关‘应募壮丁’的条款。”

秘书波阿多把一本綠皮的小册子拿起来念：

“第四条：关于‘应募壮丁’。第四十六款：凡是十九岁至二十二岁的秘魯男子，未曾到所屬地区登記服兵役者，即作为‘应募壮丁’。第四十七款：政府当局应将‘应募壮丁’拘捕，并在拘捕之后，立即迫使其服兵役。‘应募壮丁’不得向法院起訴，亦不再享有本法律第二条第二十九款对一般应征者所規定的任何权利、特許或减免。第四十八款：……”

“够了！”法官奥尔特加使勁地打断了他的話。“我认为不用再念本法律的其余部分了，因为各位委員都对本法律知道得很清楚。我請求秘书先生打开兵役登記册，看看上面是不是列有这两个人的名字。”

“等一等，奥尔特加博士，”帕加市长反对。“我看最好还是首先了解了解这两个应募壮丁的年龄。”

“对。”省长表示同意。“喂……”他轉过去和气地問伊西多罗·耶佩斯。“你多大了？你先說說你叫什么名字？”

伊西多罗·耶佩斯仿佛从梦中醒了过来似地用受惊的无力的声音回答說：

“我叫伊西多罗·耶佩斯，老爷。”

“你多大了？”

“不知道，老爷。也許是二十，也許是二十四，誰知道

呢，老爷。”

“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說吧，你多大了？照实說！”

“他自己也不知道。”里阿尼奧医生又同情又厌恶地說。“他們都是些无知无識的人。您不要再問了，省长大人。”

“好吧，”卢納又問耶佩斯說。“你在兵役册上登記過嗎？”

这个雅那庫納睜大了眼睛，极力想听懂卢納对他所說的話，机械地回答說：

“嗯，老爷，我在您的冊子上登記過了。”

省长提高了声音，又問：

“畜生！你不懂我对你说的話嗎？我問你是不是进行过兵役登記了。”

这时候，塞尔万多·瓦卡插了进来。

“先生們！”铁匠鎮靜而有力地說。“这个人（他指的是耶佩斯）是一个可怜巴巴的无知无識的乡下人。这你們已經看到了。他是个文盲，是个懵懂的人，不幸的人。他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紀。他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进行了兵役登記。总之，他什么都不知道。既然誰也沒有告訴过他要他进行登記，他也沒有听到过說要登記，也不知道什么叫登記，什么叫义务兵役，什么叫祖国，什么叫政府，那么，你們把他抓来干什么呢？……”

“住嘴！”法官奧爾特加猛地站起来，怒气冲冲地嚷着打斷了瓦卡的話。“我們实在忍耐得够了！”

这时候，布劳略·孔丘科斯挺了挺身子，痙攣了一会儿，經過一陣短短的虛脫之后，突然倒在一个警备队员的臂膀中一动不动了。里阿尼奧医生跑过去，輕輕地碰了碰他，然后以一种职业性的口吻說：

“他死了。他死了。”

布劳略·孔丘科斯慢慢地躺倒在地上。

这时候，塞爾万多·瓦卡一下子从警备队员中間冲到街上，对群众暴怒地高声叫嚷：

“死了一个啦！死了一个啦！死了一个啦！警备队把他弄死啦！打倒省长！打倒政府！民众万岁！民众万岁！”

群众中立即掀起了一陣愤怒的浪潮。

“打倒凶手！处死罪犯！”群众怒吼着。“死了一个啦！死了一个啦！死了一个啦！”

瞬息間，廣場上一片混乱，充滿了惊慌和吵鬧。群众和警备队之間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人們清楚地听到了省長給警备队员們下的命令：

“开枪！队长！开枪！开枪！……”

排枪向着群众射去，那么密集，那么連續不断，那么殘酷。手无寸铁的群众遭到突然的袭击，搬起石头来保卫自己，进行反击，朝省政府冲去。大部分的人則惊惶地

逃散了。許多打死打伤的人躺在地上，这儿那儿到处都是。引起了一阵混乱。家家的门立即都关了起来。后来，枪声就稀疏下来了。

这一切仅仅是几秒钟之間的事。風暴过去之后，警备队员們就控制了全城。他們在广场上狂暴地巡行，任意地开枪。除了他們以外，广场空寂得像一片沙漠，只是在地上隔不多远就有死伤的人躺着。中午明亮的阳光照耀着，天空清澈而蔚藍。科尔卡充滿了血腥的悲剧气氛。几只兀鷹在教堂的屋頂上盘旋。

医生里阿尼奧和大地主伊格萊西亞斯从一片酒店里走了出来。广场上慢慢地又站满了好奇的人。何塞·馬里諾着急地在寻找他的弟弟。另外有些人在打听某人某人是不是出了事。人們都在焦虑地探問省长、法官和市长的消息。一会儿以后，卢納、奥尔特加和帕加这三个人在人群中間出現了。住宅和商店的門重又打开。广场上充滿了痛苦的怨憤的低語。每一个伤者和每一个死者的周圍都围上了一堆人。尽管冲突已經結束，警备队员們，特别是那个队长，仍旧在乱开枪。政府官员們和兵士們都怒气冲天，瘋狂地发出要进行报复的叫嚷。人群中出来了一批商人、小业主、作坊老板、公务人員和大小地主，以伊格萊西亞斯为首，走到省长和其他高級官員面前，高声地对这次民众的暴动表示抗議，并且表示坚决地无条件地拥护和支持当局采取恢复公共秩序的措施。

“就是这些印第安人，这些地道的畜生和野蛮人干的好事！”科尔卡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愤怒地叫嚷着。

“可是这准是背后有人在鼓动他们干的。”另外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老百姓是愚蠢的，他们自己决不会动起来。”

省长吩咐把死者和伤者安顿好，并且命令凡是对公民责任有自觉的人立即组成国民城市保安队，以便配合武装部队巡查全城，恢复公民权利的保障。事情就这样照办了。走在这一支双料队伍前面的是卢纳省长、帕加市长、法官奥尔特加、医生里阿尼奥、大地主伊格莱西亚斯、马里诺兄弟、省长秘书波阿多、维拉尔德神父、治安推事、学校校长、市议员、警备队长等人。

在这次对科尔卡所有街道和近郊所进行的巡查中，警备队抓了一大批男男女女的市民。省长带着他的一队人闯到老百姓的家里去，不管愿意不愿意，按照情况，把那些可能参加暴动的嫌疑分子抓走。政府当局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把这场骚乱归咎于下层的平民，就是说，归咎于印第安人。对贫苦阶级开始进行残酷凶暴的镇压。除了警备队以外，很多公民也带着步枪和卡宾枪；跟随着省长的那一批人则不管有没有理由，都佩带着手枪。这样，被怀疑参加了暴动的印第安人，没有一个能够逃得了惩罚。他们用枪托一下子就把某一家的门打穿，吓得这一家人惊惶逃窜。于是他们就拿着手枪，到屋顶上，床底下，阳

台上和污水沟里去搜索追逐，最后就把这些人活捉或者打死。从下午一点钟开始放枪的时候起一直到下半夜，城里的枪声一直没有停过。在这次大镇压中間表現得最血腥殘暴的是法官奧爾特加和神父維拉爾德。

“我看，省长大人，”神父滿怀仇恨地說。“我看非用铁腕不成。要是您不这么办，印第安人就可能在今天夜里再聚集起来，控制科尔卡，进行搶劫和屠杀……”

在夜里十二点钟的时候，以卢納省长为首的城市保安队指揮部的人員，在市議会的大厅里集合。几个主要人物相互交換了一下意見之后，就决定打电报向州政府报告发生的事情，电文如下：

“庫斯科州州長：今日下午，本省兵役委員會开会之际，有武装暴徒以枪支及石块襲击省府。警备队为保卫公民之生命財产，已严加彈压。死十二人，伤十八人，两警备队员重伤。我正侦查其原因及目的。各級政府机关，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全体居民，均表支持。現已完全平靜。此次不幸事件之司法程序調查結果以及对肇事者之惩罚，当繼續报告。另函詳。卢納省长(签名)。”

之后，帕加市长向在場的人敬了一杯白兰地酒，发表了一篇簡短的談話：

“先生們！”他手里端着酒杯說。“我代表我荣任主席的市議会，对今日下午所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遺憾，并对采取适当的正义措施大力恢复科尔卡的秩序、自由和公

民权利的省长大人，表示祝贺。同时，我也要求卢納大人对暴动的主从各犯严加惩办。在場的諸位先生都是商业、农业和行政部門的卓越代表，我很了解他們的感情和心意。我相信我們將因此而对省长大人表示深切的感謝，我也相信，科尔卡的最优秀的社会人士都会支持省长大人。先生們，讓我們為我們的救星卢納省长大人干杯！”

大家对老帕加的讲话热烈鼓掌，喝干了白兰地酒。省长发表了如下的答辞：

“市长先生，諸位对我的过奖使我非常感动。我只有深深地感謝諸位。实际上，我只是尽了我的責任而已。我使得本省免于遭受瘋狂的、愚昧无知的平民的不法行动之苦，这就是我給諸位作的一点事情。不过如此而已，先生們。我对发生的事情也感到遺憾。但是，我决心要毫不犹豫地从严惩办那些罪犯。警备队所作的事情算不得什么。我要使那些野蛮的印第安畜生懂得尊敬政府当局。我向諸位保证要惩办他們，惩办到最后一个人。干杯！”

对卢納的鼓掌欢呼，就像他自己的話一样，是响亮而有力的。很多人走过去拥抱市长和省长，感动地向他們祝賀。大家又干了一杯。法官奧尔特加，神父維拉尔德和医生里阿尼奥，也都发表了演說，一致譴責下层平民，并要求严办他們。馬里諾兄弟和大地主伊格萊西亞斯用一半演讲一半談話的方式发表了他們的意見，坚决要求

毫不寬容地鎮壓印第安人。伊格萊西亞斯以充滿仇恨的口吻說：

“我們應該抓住那個鐵匠，那個家伙很狡猾，煽動別人。他准是跑了，可是我們得搜捕他，把這婊子養的好好地教訓一頓……”

何塞·馬里諾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什麼教訓不教訓的！得請他吃黑枣。他是个坏蛋！是个瘋子！”

“我想他是被打死在廣場上了。”秘書波阿多胆怯地提出說。

省長糾正他說：

“沒有。槍一響，他第一個逃跑。可是我們得把他抓起來。隊長！”他大聲地叫喊。

隊長應聲而來，立正行禮：

“大人！”

“必須立刻搜捕鐵匠瓦卡，不論多大代價都得找到他。不管他在哪兒，就把他干掉。給他肚子上一顆子彈就行！就这么辦！你尽可能把他的尸首帶來給我！我告訴你，就要把你升做少尉了！”

“是，大人，”隊長興奮地回答。“我執行您的命令，您放心！”

手槍和卡賓槍的射击声不时冲破夜間的寂靜，从远处傳來，那是在市內巡查的各个城市保安队发射的。在

市議会的各个大厅里，人們却在一杯又一杯地灌着白兰地。維拉尔德神父、卢納省長和馬里諾兄弟都已經开始有了醉意。厚厚的烟雾在空气中瀰漫。大家越来越欢乐了。談过开枪，又談其他可笑的无賴行徑。在警备队长、一个队员和一个治安推事組成的小圈子中，那个有些醉意的臉色通紅的治安推事漲紅着臉嚷道：

“那些印第安人真是蠢貨！”

队长夸口說：

“啊，我可把他們搞了个痛快！我剛看見那铁匠跳到廣場上叫‘死了一个啦！死了一个啦！’就把我身边的一个老头重重地照面一枪托，打得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之后，我就退后几步，开始朝印第安人連珠般地开枪：砰！砰！砰！他媽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給我打翻了。我只知道廣場上乱成一团，子彈帶都打空了……嘿，瞧！光我一个人，就毙了他媽的七个，打伤的还不算！……”

“还有我呢！”那队员驕傲地說。“嘿，他媽的！我甚至沒让印第安人动一动。他們還沒有来得及丢一块石头，我就把我旁边的两个家伙干掉了。其中有一个印第安娘儿們，她哼哼唧唧地‘老总、老总’的，纏了我好大一陣子。我照着她肚子一枪托，一下子就送了她的命……另一个男人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向我求饒，我也一枪托砸烂了他的肋骨……”

治安推事听着他們，掩不住心里感到的恐怖。但是，他还是热情地对兵士們說：

“干得好！干得好！野蛮的印第安人！畜生！該把他媽的杂种瓦卡也干掉！可惜給他留了一条狗命！他媽的！”

“啊！”队长揮舞着手臂輕蔑地說。“啊！那家伙嗎？你們等着瞧吧！瞧我来收拾他！这活儿交給我。省长已經对我說过，要是我把铁匠的尸首带来給他，他就升我做少尉……”

可是这时候，在馬里諾兄弟和卢納省长之間，展开了—場比这更为重要的談話。何塞·馬里諾亲切地拉着卢納的手臂，走到一旁，对他說：

“亲爱的省长，我想同你喝一杯。”

馬特奧·馬里諾斟好三杯酒，三个人手里拿着杯子，走到一个角落。

“你瞧！”何塞·馬里諾低声地对省长說。“你是知道的，我是你的一个真正的靠得住的朋友。我已經多次证明，我对你的同情一向总是挺深切挺誠恳的。好几次——我这个人給人家办事，向来不喜欢在人家面前說——你知道嗎，好几次我在吉維爾卡跟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談到你。他們对你都很器重。啊，对啦！我清楚地知道他們对你很满意，很满意！这儿有些人（他一面說一面用手势指指在場的人）曾經好几次写信給塔伊克先生說

你的坏話……”

“唔！唔！”卢納自滿地微笑着說。“你們已經对我說过了。我已經明白啦……”

“这些人給他們写信，搬弄是非，說你只不过是众議員烏特阿加博士的代理人；你在这儿給烏特阿加服务，反对‘矿业公司’……”

省长又憤怒又不安地微笑着。何塞·馬里諾以保护人的口吻，驕傲地繼續說：

“当然，我是极力維护你的。可是，塔伊克先生已經在相信起这种謠言来了。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說：‘馬里諾先生，我把你叫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是为了跟你談一桩极其严重也极其秘密的事情。請你坐下来回答我向你提出的問題。卢納省长在科尔卡对你怎么样？請你坦率地回答我，因为我接到科尔卡的來信，說了卢納很多坏話，老实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此，我要你誠恳地告訴我，卢納待你們到底怎么样。你們在招工的时候，他是不是給你們提供各种方便？他是不是支持你們，帮助你們？因为，“矿业公司”設法使卢納出任省长，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在招工的时候能够有警备队為我們服务。这一点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其他的事情都並不重要，什么卢納經常同烏特阿加那一帮人在政治上鬼混，什么他喜欢跟人乱喝酒等等，都无关紧要。”那美国佬就是这样对我說的。他还很发火呢。于

是我就告訴他說，你對待我們還不錯，我們沒有什麼可向他抱怨的。那美國佬對我說：‘要是盧納對你們不好，那麼，我就立即通知我們利馬的辦事處，叫他們當天就把他撤換。你要知道，我們的公司代表著我們在秘魯的重要利益，我們不能讓人家隨便擺布。’那美國佬就是這樣對我說的。可是我答復他說，那些謠言是不足信的；我說，你是我們的人，完全是我們的人……”

“我知道，”馬特奧·馬里諾說。“我知道給美國佬寫信的是哪些人……”

“好啦！好啦！”何塞·馬里諾起勁地湊上去說。“可是，總之一句話，現在的問題是美國佬已經把話進了耳朵，因此就得小心点儿……”

“可是，這些確實都是謠言！”盧納大聲說。“你們比誰都明白，我對塔伊克先生是絕對忠實，無條件地服從的……”

“那當然！”何塞·馬里諾勝利地挺着肚子說。“正因為如此，我才極力地替你衛護。塔伊克先生後來對我說：‘好吧，馬里諾先生，我完全相信你的回答。好啦，就這樣啦。’”

“真好！真好！”馬特奧·馬里諾大聲地嚷。

盧納省長感動地回答何塞·馬里諾說：

“我真心地感謝你，親愛的堂何塞。你要知道，我是你的真正朋友，決心盡我所能為你們辦事。你們只要對

我說你們要什么，我就立即照办。唔，保证立即照办！”

“真好！真好！”馬特奧·馬里諾又說。“讓我們為此而干一杯，省长大人！”

“是啊，为你干杯！”何塞·馬里諾对卢納說。“为我们的偉大崇高的友谊，干杯！”

“为友谊，为‘馬里諾兄弟商行’，干杯！”省长說。“为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的健康，为‘矿业公司’，为美国，干杯！”

这三个人又喝了几杯酒。在喝酒中間，何塞·馬里諾隱秘地問卢納省长：

“今天抓了多少印第安人？”

“大約四十来个。”

何塞·馬里諾想再說点什么，但是沒有說出来。最后他对卢納这样說：

“你記得我們今天早上对你說的工人的事嗎？……”

“記得。你們需要一百个工人，弄到矿上去……”

“正是。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有一件事情我們可以办到。你瞧，你不是現在所有的警备队员不够，不能去追捕我們那些在逃的工人嗎？你不是現在拿关在牢里的这些印第安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嗎？那么，你为什么不給我們一些人，讓我們立即把他們送到吉維爾卡去呢？”

“啊，这样！……”省长大声說。“你知道，这事有些难办。因为……你等一等！你等一等！……”

卢納摸着下巴在动脑筋，最后用一种低低的机密的口气說：

“不必再談了，我們彼此已經諒解。我答應你。”

馬特奧·馬里諾跑去拿了三杯酒来。

“諸位先生！”何塞·馬里諾手里拿着酒杯，向所有在場的人大声地喊道。“我請你們為我們偉大的省長羅伯托·卢納大人干一杯，他剛剛拯救了我們，使我們免于遭到印第安人的伤害。先生們，我可以向你們保证，政府方面将会由于卢納大人今天給科尔卡所作的事情而給予嘉獎。我建議今天所有在場的人簽呈一份請願書給內政部长，表示本省对卢納大人的感謝。另外，我还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組織祝賀卢納大人的活動，包括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并以科尔卡市民的名义致贈一枚金质奖章……”

“好啊！好极了！万岁！万岁！万岁！……”

市議会的大厅里人声喧騰。喝得醉醺醺的法官奧尔特加博士把一个警备队员叫来，对他說：

“你去把乐队叫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把那些混血儿叫起来，告訴他們說，省长、法官、市长、神父、医生和坎納斯省的所有头面人物都在这儿，叫他們立刻就来。”

医生里阿尼奧犹豫地提出了反对意見：

“奧尔特加博士！你认为該叫乐队来嗎？”

“当然罗！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死了人，人家会說閑話的……”

“誰會說閑話？印第安人嗎？你想到哪兒去了！你就走吧，去吧！”法官又轉过去对那警备队员說。

那个队员奔跑着去叫乐队了。

黎明的时候，市議会的大厅成了一个游艺場。乐队奏着快乐的华尔茲舞曲和馬里奈拉舞曲^①，产生了喧鬧的狂欢的气氛。很多人回去睡觉了，可是留下来的一二十个人都已經大醉。他們都是男人扯着男人在跳舞。跳馬里奈拉舞跳得最起勁的是神父維拉尔德和法官奧爾特加。神父脫掉法衣，成了狂欢会上的主角。他在人群中央跳着，大声地唱着。后来，他建議上一家卖契恰酒的女人家里去；神父和医生里阿尼奧同那家人家的两个漂亮印第安姑娘都有勾搭。可是有人說不能上那儿去，因为印第安姑娘們的父亲在广场上被打伤了。

帕加市长、卢納省长和馬里諾兄弟都手挽着手，热烈地談論着。市长醉得东搖西晃，含糊不清地咕噥着：

“我整个儿都是美国佬的！我什么都全亏他們！我这市长！我的一切！他們是我的主人！他們是科尔卡的主人！”

“岂只是科尔卡而已！”馬特奧·馬里諾爭辯說。“是全州的主人！他們尽管发号施令！真他媽的！塔伊克先生万岁，先生們！……”

① 馬里奈拉舞曲(marineras)，是秘魯、智利、厄瓜多尔等南美国家的一种民間舞蹈音乐。

卢納省長是个精通國際事務的人，他熱忱地對他的朋友們解釋說：

“噢，先生們！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多么令人驚訝的文明！多么富有！那些美國人又是多么偉大的人物喲！諸位想想，几乎整個南美洲是在美國金融的掌握之中！最好的矿山、鐵路、橡膠園和甘蔗種植園，都是用紐約的美金搞起來的！噢，這可真了不起！諸位將會看到，歐洲的戰爭要是沒有美國參加，那是停不下來的！請你們記着我說的這句話吧！這是毫無疑問的！那個威爾遜^①喲，可真棒！真有才干！他的演講多么精采！前幾天我就念了一篇！……他媽的，真一點也不假！……”

何塞·馬里諾起勁地接口說：

“特別是‘礦業公司’！這是秘魯最大的礦業辛迪加！它在北方有銅礦，在中部和南部有金礦和銀礦！它到處都有礦！威斯先生在吉維爾卡對我說過‘礦業公司’的規模。多么大的企業！噢，我只要告訴你們，‘礦業公司’的股東都是美國最大的百萬富翁就够了！他們很多是銀行家，又是其他成千成萬的礦業、糖業、汽車業、石油業辛迪加的股東！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就有巨大無比的財產！……”

① 威爾遜 (Thomas Woodrow Wilson)，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一年間的美國總統。

“喂，先生們！”神父維拉爾德湊到法官奧爾特加的肩膀旁邊說。“你們在談什麼啊？”

“我們在這兒談美國人呢！”馬特奧·馬里諾驕傲地回答。

“啊！”神父大聲說。“美國人真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讓我們來為美國人干一杯！他們是發號施令的人！真了不起！上回我到庫斯科去，看到主教大人自己也在塔伊克先生面前下跪呢。主教想換掉坎塔的神父，塔伊克先生反對，當然，主教大人就不得不在他面前下跪了！……”

馬特奧·馬里諾大聲地命令乐队：

“奏樂！奏樂！奏樂！”

樂師們待在走廊里，不知道大厅裏面在談些什麼。他們奏起一支喧鬧的有節奏的但也有些單調的進行曲來。大厅內喧騰起一陣混亂的震耳欲聾的叫嚷。大家都拿起酒杯齊聲高呼：

“美國萬歲！‘礦業公司’萬歲！美國人萬歲！威爾遜萬歲！塔伊克先生萬歲！威斯先生萬歲！吉維爾卡萬歲！省長萬歲！市長萬歲！初等法庭法官萬歲！伊格萊西亞斯先生萬歲！馬里諾兄弟萬歲！打倒印第安人！打倒……！”

吵鬧聲中，熱烈的進行曲聲中，夾雜着几響手槍的射击声。法官奧爾特加和神父維拉爾德拿出手帕來，開始跳舞。樂師們看到他們，就急忙轉而奏起使人受不了的

馬里奈拉舞曲来。其他的人圍住神父和法官，拍着手掌，发出瘋狂的尖利的叫声。

熹微的晨光，开始在安第斯山遙远积雪的山峰后面顯現。

* * *

第二天，医生里阿尼奧檢驗了尸体。三个受伤的人在黎明时死了。有一些尸首在下午埋葬了。

到了下午一点钟的时候还待在床上的卢納省长，从早晨的邮件中收到了州长的复电。电文是：“科尔卡，卢納省长，对此事深感遺憾。祝賀你平服印第安人暴乱，恢復公共秩序。州长萊德斯馬(签名)”。然后卢納开始讀他的信件和报刊。突然他滿意地微笑着叫他的勤务兵安梯科納：

“安梯科納！”

“有，老爷！”

“你去叫何塞·馬里諾先生，对他說我在等他，要他立刻就来。”

“是，老爷！”

不一会儿，何塞·馬里諾走进了省长的臥室，滿意地微笑着問候：

“你好呀？睡得好吧？”

“唔，”卢納以疲倦的神情回答說。“請过来，坐下。酒总是伤我的身体。年紀大啦。你睡得好嗎？”

“我嗎，好的很！睡得像豬一樣。”

“好，我亲爱的馬里諾。我剛剛接到州長的電報！你看！……”

省長把電報遞給他。何塞·馬里諾默念了一遍。

“好極了！”馬里諾嚷了起來。“好極了！你瞧，我昨天不是對你說過的嗎！自然羅，州長和部長都必須贊同你的作法。此外，我馬上就會寫封信給塔伊克先生，告訴他這兒發生的事情，叫他馬上替你在庫斯科和利馬說幾句話，使昨天的事情得到同意，不把你調離坎納斯。”

“就這樣！就這樣！這事我就請你操心啦。至于說到在押的印第安人，我看你可以弄十五個左右到礦山上去。同時，我剛剛在報上看到美國參加歐戰的消息。”

“是嗎？”何塞·馬里諾驚惶地問。

“是呀！我剛剛在報上看到這條消息。”

“那麼，塔伊克先生現在也應該知道這個消息，已經在加緊礦上的工作了。他需要立即運一大批鵝砂到摩雅多，以便送到紐約去。”

“正因為如此，我才叫你來告訴你：由於‘礦業公司’急需工人，你要是願意的話，今天就可以把我拘禁在監獄里的印第安人弄十五個去。”

“我不能弄二十來個嗎？”

“對我來說，我是很願意這麼辦的。你已經知道，我在此就是為你們服務的；這就是我唯一關心的事。我

知道，只要塔伊克先生对我滿意，我就沒有什麼可害怕的。可是，我昨天已經告訴你們了，我在本月底以前也至少需要五个壯丁。在那些在押的印第安人中間，我也需要三個來湊足我的名額。我不能夠得罪州長。你替我設身处地想想看。另外，把印第安人弄到吉維爾卡去這種事情，也不宜搞得過火。需要對里阿尼奧和伊格萊西亞斯老头防一手。要是伊格萊西亞斯老头知道我讓你們弄了二十個印第安人到吉維爾卡去，那麼，他也會要同樣多的人到他的莊園里去的，況且他總是同烏特阿加通信，他可能在政府里給我找麻煩……”

“可是，我們有塔伊克先生站在我們這邊……”

“是啊，是啊，可是跟眾議員搞好關係總是好的……”

“不，不，不！而且我可以保證，伊格萊西亞斯老头凭什么會知道這事。吉維爾卡離這兒很遠。印第安人一到礦山，就誰也不知道他們了，既不會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也不会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什麼也不知道。”

“印第安人的家屬呢？要是他們到吉維爾卡去呢？”

“這個，只要你不讓他們去，他們就不能去，也礙不了什麼事。另外，你還應該對大家說，印第安人已經釋放，他們由於害怕，逃走了。你這樣做了之後，要是將來有誰知道他們中間有人在礦上，你也可以說他們是害怕因為昨天的事件遭到懲罰，自己潛逃到吉維爾卡去的……”

這樣，何塞·馬里諾和盧納省長之間就達成了協議。

当天晚上，挑出了二十个最溫順和最老实的印第安人，第二天一早，就把他們三个三个地从监狱里带了出来。城市依然沉浸在絕對的寂靜里，街上空无一人。印第安人由两个荷枪实彈的警备队员押着，带到科尔卡城郊，去吉維爾卡的大路口。卢納答应給馬里諾兄弟的二十个印第安人，在那里集合；早上四点钟的时候，开始向鎢矿矿区进发。二十个印第安人都反绑着胳膊，用一根結实的绳索串联起来，連成一串。何塞和馬特奧·馬里諾，以及他們雇佣的一个警备队员和四个心腹，騎着馬，押着这一队人。这七个押解印第安人的卫队都带着手枪、卡宾枪和充足的彈药。

为了避免在路上給人碰見，这一次强行軍大部份选的是偏僻的小路。

誰也沒有对这些印第安人說什么。既沒有告訴他們要把他們带到哪里去，也沒有告訴他們要去多久，有什么条件。他們順从着，一声也沒有吭。他們莫名其妙地互相看看，低下头，籠罩在悲哀的寂靜里，慢慢地徒步前进。他們是被帶到什么地方去呢？也許是由于科尔卡死了人，押解他們到庫斯科去出庭吧？可是他們真是什么也沒有干呀！可是誰知道呢！誰知道呢！也許把他們押去作壯丁吧。但是，难道老头儿也能够作壯丁？誰知道呢！还有，馬里諾兄弟和其他沒有穿軍服的人跟他們在一起走，又是干嗎的呢？难道他們是在协助省長嗎？也許是

因为开枪的时候在廣場上把他們捉住了，要把他們远远地帶到一个可怕的地方去吧？可是，那地方究竟在哪儿，而且为什么要把他們弄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处罚他們呢？誰知道！誰知道！誰知道啊！可是，連一小块玉米餅都不給！連一小把麦子或者大麦粉都沒有！甚至連一个古柯丸也沒有！到了上午，太阳开始烤炙人的时候，他們中間很多人都渴了。可是連一点点契恰酒都沒有！一点点甘蔗酒都沒有！甚至一口水都喝不到！还有他們的家屬呢？可怜的保拉正怀着孩子！桑托斯还那样幼小！尼科爷爷还在家里吃着午饭！多諾勒斯媽媽那么瘦弱，那么善良！那些黃辣椒，已經长大！玉米田已經一片青綠！那灰色的公鸡可以带着到丘卡去了！……現在，一切都已經远远抛开！……这要到什么时候呢？誰知道！誰知道啊！

三

几个星期以后，在吉維爾卡，铁匠瓦卡正跟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和記工員在談話。这个記工員就是死去的格拉西拉从前的情夫。天已經黑了，他們待在記工員的茅屋里，茅屋在工人的宿舍区，但那里已是吉維爾卡的远郊，离开“难逃”谷不远。这个破烂的小茅屋是記工員单独住着，只有一間屋子，屋子里床鋪的旁边点着一盞煤油灯。一条粗陋的木板凳和两个当凳子用的樟脑树桩子，就是全部的家具。報紙糊的葦墙上，用胶水貼着几張从利馬的《什錦》杂志上弄下来的画片。这三个人低声秘密地談着。他們常常停住，小心地从門前的龙舌兰丛中，向山旁高地上沉浸在寂靜里的荒凉道路窺探。是什么不平常的动机，能够把这几个彼此毫不相同的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聚集在一起呢？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激动了貝尼特斯，以至于推动着他，把他送到了这个低微的記工員这里来，而且更为奇怪的是，把他送到这个具有叛逆精神的沉默的铁匠塞尔万多·瓦卡身边来呢？另一方面，科尔卡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后，瓦卡又怎样来到了吉維爾

卡的呢？

“那么，我們的意見都一致啦？”瓦卡兴奋地問貝尼特斯和記工員說。

貝尼特斯看來在躊躇不決，而記工員却以完全信服的語調回答說：

“那當然！我完全相信！”

塞爾万多·瓦卡堅持着問貝尼特斯：

“我說，貝尼特斯先生，你不相信美國佬和馬里諾兄弟是一批強盜和罪犯，不相信他們是靠着喝印第安人的血汗來生活和發財的嗎？”

“我完全相信。”貝尼特斯說。

“那還有什麼疑問呢？在所有的矿山，所有的國家，都是這樣；秘魯，中國，印度，非洲，俄國……”

“但是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就不是這樣，因為那些國家里的工人和窮人都生活得很好……”

“‘窮人都生活得很好’？怎麼能‘窮人都生活得很好’呢？既然是穷人，就不可能生活得很好……”

“那就是說，法國、英國、德國和美國的老板們，對他們的同胞不像對其他國家的人民那麼壞，剝削得也不那麼厲害……”

“那好吧。法國、美國、德國、英國的老板們和百萬富翁們，對於印度、俄國、中國、秘魯、玻利維亞的工人來說，是一批強盜和凶手，可是對於他們自己本國的工人來說，

也是一批强盜和凶手。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有一些人当老板，有一些人当工人；有的人富，有的人穷。革命所寻求的，是打倒全世界所有本国的和外国的剥削者，使所有地方的印第安人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你們是不是在报上看到了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經起来的消息？他們起来反对老板，反对富人，反对大地主，反对政府，把他們打倒了，推翻了，現在他們有了另一个政府……”

“对。对。我在《商业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貝尼特斯說。“可是他們起来只是反对沙皇，并不是反对老板和有錢的大地主，因为世界上总归有老板和百万富翁的……他們只是打倒了沙皇。”

“好吧，那么你們就会看到……”

“当然！”貝尼特斯热情地說。“在俄国的新政府中有一个偉大的人物，名叫……名叫……”

“克倫斯基！”瓦卡說。

“对，对，克倫斯基。人家說他很有才干，是一个大演說家，非常爱国，还說他要給工人和穷人主持正义……”

塞尔万多·瓦卡笑起来，譏諷地重复說：

“他要主持正义！主持正义！……”

“对啦。因为他有才干，为人正直，非常爱国……”

“他不是什么别的，不过是另一个沙皇罢了！”铁匠有力地說。“这种有才干的人决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这种有才干的人并不站在工人和穷人这一边；他們只知道

往上爬，在政府里謀一个位置；他們自己有了錢，就再也不記得穷人和劳动人民了。我在利馬产糖的山谷地区干活的时候，曾經看到报上說，現在世界上就只有一个叫做列寧的人，是唯一的始終站在工人和穷人一边的有才干的人；他是为了給他們主持正义，反对罪恶的大老板和大地主而斗争的。他才真正是一个偉大的人物！你們瞧着吧！人家說，他是俄国人，可是全世界各地的老板們就連瞧見他的画像都会不舒服，叫各国政府追捕他，要把他枪毙……”

土地測量員怀疑地說：

“那他就什么也干不了。要是各国政府都追捕他，要把他枪毙，他能干什么呢？”

“你們听我說！我有一份从利馬秘密寄来給我的報紙，報上說，列寧就要回俄国去，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这个克倫斯基，把他推翻，让工人和穷人执掌政权。報上還說，在我們秘魯，在智利，在別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也都應該这样做，把外国佬和大老板赶走，由我們工人和穷人來当家作主！”

貝尼特斯怀疑地微笑着，而記工員却相反，滿怀热情地倾听着铁匠的話。

“这可不容易。”貝尼特斯很担心地說。“印第安人和工人是不能够当家作主的。他們不識字，而且一无所知。此外，有两件事情不應該忘記：第一，工人沒有知識分子，

如律师、医生、工程师、神父、教师等等，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絕對干不成！第二，工人如果具备执政的条件，也需要把首要的位置让給那些提供資本的人，因为工人只提供劳动……”

“很好。可是，貝尼特斯先生，讓我們說明白這一點，我已經對你們說過……”

“是的，我同意。我們都同意應該執掌政權的，只是……”

“不，不，不！你等一等！請聽我說。我們從頭來。你說工人要是沒有律师、教員、医生、神父、工程师，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好吧。可是實際上神父、教員、律师等等這批人，都是搶劫、剝削印第安人和工人的好手。”

貝尼特斯反駁說：

“不，不是這樣！”

“是的，先生！是這樣！”鐵匠激動地說。

“是的！是的！是這樣！”記工員也激烈地說。“医生、工程师和所有那些裝腔作勢的有才干的老爺們，都是強盜，都是剝削、搜刮印第安人和窮人的家伙。是的！是這樣！你自己，”記工員激怒地責罵起土地測量員來。“你自己，和教員薩瓦拉、工程师魯維奧，就都參加了在商店里害死格拉西拉的事！……”

“沒有的事！你誤會了！”貝尼特斯帶着恐懼的聲調分辯。

“是的！是的！”記工員挑戰地對土地測量員說。“你是一個偽君子。你來找瓦卡，只不過是因為美國佬和馬里諾打破了你的飯碗，伙友們搶走了你的錢，你要對他們報仇罷了。你和魯維奧是最先跟馬里諾那個豬猡一起搶走索拉斯人的房屋、牲畜和谷物的家伙。你們搶了他們，把他們送到礦井里去，叫他們像狗一樣在機器和炸藥中間死掉……現在，你沒有辦法了，就想來欺騙我們，說你願意同我們站在一起。只要美國佬和馬里諾兄弟又把你叫去，給你一個位置，你准會又跟在他們後邊跑的。那時候，你第一個背叛我們，把我們在這兒干的什么事，說的什麼話都告訴老板。哼，工程師、教員、醫生、神父這類人物，就是這個樣子！對你們可一點也不能相信！你們是強盜、罪犯、叛徒、偽君子、不要臉的人！……”

“够啦！够啦！住嘴！”瓦卡擋在記工員和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之間，熱情地對記工員說。“別說啦！別說啦！你这么做，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應該沉着一點。別鹵莽地暴跳如雷。一個革命者應該冷靜……”

“而且，我根本沒有干這種事。”貝尼特斯臉色蒼白，用央求的聲調說。“我向你們發誓，羅莎達的死根本沒有我的事。”

“得啦！得啦！”瓦卡平靜地說。“我們別談這個了！現在來談談更重要的問題吧。我已經對你說過，”他對着貝尼特斯說了下去。“神父和醫生也是印第安人和工人

的敌人。那次在科尔卡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被省长、医生、初级法院法官、市长、警备队长、大地主伊格莱西亚斯以及那些兵士杀害的可怜的印第安人，就有十五个以上！斜眼鬼奥尔特加是最残忍的坏蛋。维拉尔德神父怎么样呢？还不是拿着手枪，跟着大家走遍大街小巷，鸣枪追捕无辜的印第安人吗？……还有教员加西亚又怎么样呢？……”

记工员满臉怒气，激动地在这小屋子里来回踱步。莱昂尼达斯·贝尼特斯低下头，听着瓦卡的話，内心发生了剧烈的冲突。铁匠的議論使得他的思想动摇了。贝尼特斯的思想中是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的；他絕對地相信有知識的人應該領導和統治印第安人和工人。他在中学和大学里学的是这种理論，以后在国内外的书籍报刊上讀到的也是这种理論。可是，今天晚上，他却以一种少有的专心，尊敬，甚至是同感，来接受塞尔万多·瓦卡所宣揚的另一种相反的理論。因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撵走了他，不要他搞土地測量工作了；何塞·馬里諾也跟他拆了伙，不让他合伙經營粮食和牲畜了。現在贝尼特斯受到了这些打击，可能真正在恨美国老板和以馬里諾兄弟为代表的秘魯老板了。但是，說实在話，叫他就这样同瓦卡站在一起，去动员工人反对“矿业公司”，而且更严重的是，去鼓动群众起义，反对現有的社会制度和經濟制度，那对他來說，中間还隔着一

条很深的鸿沟呢……如果铁匠的要求只是给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居住条件，缩短工作时间，夜間和星期日有休息，公司方面负担医药費用，对劳动事故給予赔偿，给工人的子女开设学校，印第安人的人格得到尊重，并能自由地行使他們的权利，最后，让强者和弱者、老板和工人、有权有势的人和无依无靠的人都一律公平待遇；要是铁匠的要求不过是这些，那該多好啊！……可是这并不是他的全部要求。塞尔万多·瓦卡甚至敢于談論革命，敢于說要打倒政府中的百万富翁和政治首腦，把政权交给工人农民，让这些人站在律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神父等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之上！……土地測量員不能設想一个铁匠当了部长，而让一个主教、大学教授或学者来求他接見，在客厅里等待。啊，这不可能！这超出了一切限度和一切可能了。我們可以承认，有很多有知識的人士是无賴，是剥削人民的人。但是，对貝尼特斯來說，一切事物都要严格地以科学和技术的观点来判断，因此，思想和有思想的人，就是进步的基础和出发点，貧苦的农民和工人一旦在政府中当了权，能够作些什么呢？他們沒有理論，沒有主見，沒有头脑！那岂不糟糕！萊昂尼达斯·貝尼特斯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正因为如此，所以土地測量員自己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人，对言論尖銳的瓦卡說来正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敌人和剥削者，却依然繼續听着瓦卡的話，还同他进行辯論。

“可是，瓦卡，”貝尼特斯申辯說，“你可別信口开河。我們知識分子決不是工人階級的敵人。恰恰相反，譬如說我，就是第一个自動地來跟你們談話的，誰也沒有叫我这样做，而且我是冒着被美國佬知道了把我趕出吉維爾卡的危險而来的……”

記工員氣沖沖地回答說：

“可是，我跟你打賭，要是明天美國佬再給你工作，你就不会再来找我們了，而且如果發生罷工的話，你准是第一个對工人開槍……”

“是的，是的！”塞爾万多·瓦卡說。“我們工人不應該隨便相信別人，因為我們會被出賣，不管是醫生也好，工程師也好，神父也好。只有工人是反對美國佬，反對國內的百万富翁和大地主，反對政府，反對商人，反對你們這種知識分子的……”

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感到自己被鐵匠的這些話深深刺傷了。他覺得痛苦，慚愧，甚至悲哀。儘管他不同意瓦卡的大部分的說法，但是他覺得內心深處對於全世界窮苦的礦工的事業產生了一種難以說明的無法抑制的同情。貝尼特斯也好幾次看到過庫斯科、科尔卡、阿科亞、利馬、阿勒基巴等地的美國佬、統治者和大地主對印第安人的欺凌、掠奪、罪行和侮辱。是的，現在貝尼特斯記起了這一切。有一次，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被一個大學同學邀請到利馬山谷區的一個甘蔗莊園去作客。這個同學就

是庄园主的儿子，而庄园主既是共和国參議員，又是國立大學的法律系教授，在那个地区以对待工人的凶横殘暴著名。他經常一清早爬起来，就去察看工人，出其不意地找工人的錯。有一次，他的儿子和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跟随着他在黑暗里到糖厂去巡視。那时候是早上两点钟，糖厂正在榨糖。老板带着他的同伴偷偷地从榨糖机和汽輪机旁边溜过，轉过切碎机，再从一条狭小的梯子下到离心分离車間。他們在那个車間的一个角落里停住了，不让人家瞧見，观察那些工人。那时候，貝尼特斯看見一大群除了一条褲衩什么都不穿的光身子工人，在发着震耳欲聾的响声的巨大汽筒周圍拚命地忙着干活。車間里的高溫使人透不过气来，工人們渾身是汗，眼睛和臉上流露出一种痛苦的极度疲乏的表情。

“这儿有多少度？”貝尼特斯問。

“大約四十八到五十度。”老板說。

“这些人在这儿連續干几小时活？”

“从下午六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可是他們有奖金。”

老板說着，踮起脚尖朝那些光身子的工人走去，不让工人看見，嘴里又說：

“等一等。你們待在这儿。只一会儿……”

老板很快地走去，随手抓起一只水桶，到一个水龙头下盛滿了凉水。这人要干什么呢？有一个光身子的混身淌汗的工人，正在不远的一块角鋼边上坐着。他的胳膊

肘撐在膝蓋上，雙手支着汗津津的腦袋，已經睡着了。別的工人一瞧見老板來了，都像往常那樣吓得發抖。那時候，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用自己驚愕的眼睛亲眼看到了一幕野蠻的、可怕的、難以置信的景象。老板踮起腳尖走到睡着的工人前面，把那桶涼水一下子潑到他的頭上。

“畜生！”老板在潑水的時候破口大罵。“懶鬼！不要臉！賊骨头！揩油我的時間！……干活去！快干活去！”

那工人的身體猛然一驚，然後就倒在地上，蜷縮着，痙攣地戰栗了好一會，像一只快死的雞，接着突然一下子又站了起來，用血紅的眼睛久久地茫然地凝視着前面。他醒過來了，但是還有一些精神恍惚，就去繼續干活。

當天清晨，那個工人就死了。

貝尼特斯頭腦中一閃，突然地記起了那一幕景象，塞爾万多·瓦卡又對他和記工員說：

“你們知識分子如果確實願意向我們證明你們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的朋友，唯一的方式就是為我們工人做一點事情。你們唯一能够為我們做的，就是我們吩咐你們的事，聽我們的話，服从我們的命令，為我們的利益服務。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這就是我們現在能夠相互得到了解的唯一方式。以後，我們再看。將來，我們就能夠像真正的兄弟一般，和諧地在一起工作……貝尼特斯先生，你要聽這話！……要聽這話！……”

三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铁匠和记工员盯着贝

尼特斯，等候他的回答。土地測量員依然弯着身子在沉思。瓦卡的議論的力量，使他折服。他沒有什么可說的。尽管他自己还不能够解釋为什么他現在对印第安人和穷人的事业有了强烈的同情，可是他已经觉得几乎完全被說服了。貝尼特斯并沒有想到或者不願意去想，他之所以到这两个工人的茅屋里来，完全是因为他失去了美国佬和馬里諾兄弟的欢心的緣故。当他还是“矿业公司”的土地測量員，同塔伊克先生和威斯先生以朋友的身份結交的时候，他为什么对工人和雅那庫納就沒有同情心呢？这就是秘魯的小資產阶级和秘魯的学生的典型特点，他們以他們所屬阶级的那种既懦弱又想向上爬的特点，老是巴結有权有勢的大人物。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失去了他在公司的职位，被老板及其党羽踢出公司以后，精神上非常沮丧。他觉得自己非常倒楣，以至认为自己是人間最渺小最不幸的人。近来，他像一个梦游病者一样，独自在吉維爾卡的工人宿舍区和荒僻的地方徬徨，一天比一天消瘦，一天比一天胆小。到了夜間，他睡不着，而且經常在床上哭泣。他的精神上的破灭在折磨着他，消耗着他。有时候，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一些非常阴暗的念头，曾經想到要自杀。貝尼特斯认为，一个人要是沒有一个职位和一点社会地位，那活着还不如死掉的好。他的性格，他的宗教感情，总之，他的一切生活的本能，都不过是掙到薪金和跟某个大人物握握手而已。他生活中的这

兩根支柱要是失掉了，那么，他就得倒下来，摔得重，而且可以說是致命的。土地測量員知道了瓦卡是什么人，和他秘密地来到吉維爾卡的消息，精神上突然受到剧烈的震动。他去找瓦卡以前，有过很多使他心神不安的考慮。到底是去哀求美国佬发慈悲心呢，还是去找瓦卡呢？他有好些天都在犹豫不决。直到有一天夜晚，他感到絕望得不能忍受了，这才来找铁匠的。

在塞尔万多·瓦卡这方面，起初他不願意对貝尼特斯暴露他的秘密的意图。記工員已經把“矿业公司”的工人、老板和高級職員的全部情況告訴了瓦卡，談話中把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說得很坏。但是，土地測量員戲劇性地痛苦地堅持着，要站到工人这一边来，特別是他已經被公司所开除这事实，影响了瓦卡的思想和策略，因此就同土地測量員取得了諒解。铁匠心里想，也許貝尼特斯这个人能够給他带来一个秘密，一个情报，一个文件，或者任何一个具有战略性的武器，用来掌握公司和它的董事們的內部情況。

“那么你在哪方面能够帮助我們呢？”瓦卡一开始就這樣問貝尼特斯。

“噢！”土地測量員郑重其事地回答。“我以后告訴你……我掌握着一件聳人听聞的事情……我下一次对你說！……”

塞尔万多·瓦卡焦急地等候着土地測量員的揭发，

因此，他才頑強而熱心地努力想把他爭取到工人這邊來。另外，鐵匠也希望儘快掌握“礦業公司”和美國佬的弱點所在，以便採取對策，立即在群眾中間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工人中間已經自發地開始有了不滿和反抗的跡象，因此，不可失掉時機。現在瓦卡更加熱心地對土地測量員說：

“你自己決定吧！好好地想一想，別再自己騙自己了！睜開眼睛，好好地想一想吧！你自己對我說過，馬里諾兄弟的罪行和掠奪，使你厭惡，使你感到痛苦和憤怒。你自己深信，‘礦業公司’到秘魯來，只是為了把我們的礦產劫掠到外國去。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就說你自己吧，為什麼他們要把你踢開呢？為什麼？是你不尽職嗎？是你工作得不好嗎？為什麼呢？”

“因為塔伊克聽信了馬里諾的閑話！”貝尼特斯滿腔怨忿地回答。“就是因為這個！因為馬里諾討厭我！就只是因為這個！可是，我要報仇！我發誓要報仇！”

瓦卡和記工員被貝尼特斯憤激的誓言所打動，注意地瞧着他。

“對！”後來瓦卡對貝尼特斯說。“要報仇！要對富人所干的不公道事情報仇！可是，光說几句空話也不成，需要行動起來！”

記工員憤怒地說：

“哼！……我一定得跟他們算算他們對格拉西拉所

干的事情的这笔賬！哼，娘子養的美國佬！……”

三个人都激动起来。茅屋里充满着沉重的强烈的反抗的气氛。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走到門邊，从門縫里朝外望了一下，又回到这两个人旁边来。

“我有如何搞垮‘矿业公司’的办法。”他低声地对他们說。“塔伊克先生不是美国人。他是德国人！我有证据：他父亲从汉諾威給他写来的一封信，有一天夜里他在馬里諾店里喝醉了酒从衣袋里掉出来……”

“很好！”铁匠对貝尼特斯說。“很好。重要的是你已經決定站在我們这边来反对美国佬。对付他們的办法有千千万万！……譬如說罢工。既然你願意帮助我們，而且你自己来找我談这些事情，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帮助我去动员工人……”

三个人激动而又紧张地沉默了好一会儿。貝尼特斯已为铁匠所說的简单明了的真理所折服，有力地说：

“好！我站在工人的一边！請你們相信我……塔伊克先生的信就交給你們……”

“很好！”瓦卡坚定地說。“那么，明天晚上，我們設法把赶骡子的加西亚、技工桑切斯和美国佬的僕人領到这儿来。你呢，”他又对着貝尼特斯說。“你明天就把塔伊克先生的信带来。我相信明天我們就有六个人了。今天我們以三个人开始，这是个好数目……”

一会儿以后，萊昂尼達斯·貝尼特斯从茅屋里走了

出来，小心地避免让人瞧见。过了几分钟，塞尔万多·瓦卡也同样小心地走了出来。他安详地慢慢地朝右边走去，沿着“难逃”谷下坡走去，他的脚步声突然在远处消失了。

茅屋里，记工员闩上门，熄了灯上床。由于天气寒冷，被褥单薄，他向来不脱衣服。他睡不着。他的脑海里翻腾着铁匠所说的那些“劳动”、“工资”、“工时”、“老板”、“工人”、“机器”、“剥削”、“工业”、“生产”、“工人的要求”、“阶级觉悟”、“革命”、“正义”、“美国”、“政治”、“小资产阶级”、“资本”、“马克思”等等的话。这天晚上，他又记起了死去的格拉西拉。他曾经非常地钟爱她。美国佬、何塞·马里诺和警官把她谋杀了。现在想起了她，记工员禁不住流下眼泪。

外面，狂风怒号，预示着暴风雨即将到来。